



梅村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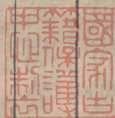
僉憲梁公西韓先生墓誌銘

偉業奉先大夫之喪在殯真定少宰梁公諱清遠
排纘其尊人僉憲西韓先生行事來告曰月日公
薨月日公葬納窆之石未有刻文以累子偉業爲
之嗷然號曰西韓吾友也聞朋友之喪禮宜爲位
哭今惛惛首絰之中弗獲以其服哭之又大功廢
誦矧可銜哀執筆預知文字之役乎敢稽顙辭踰

梅村集三十一

墓誌銘

月方伯佟公再以少宰之意來速銘則又彙獻流
涕曰孤子交於梁氏父子者二十先大夫所具
聞也梁氏方貴盛知交故吏滿天下少宰不以假
名公卿手顧重跼三千里固以屬余其謂篤老故
人知公之生平爲悉也敢終用服爲解乎乃反袂
拭面刪取其辭而銘焉按狀公諱維樞字慎可別
號西韓生真定人其先徙自蔚州七世至太宰貞
敏公始大貞敏第四子封中書澹明公諱志以元
配吳夫人生公公生而瓌異貞敏奇愛之旣長負



志節讀書不屑俗儒章句澹明公俾就家塾塾師
避席謝非所能誨且曰是其文殊類夢白夢白者
高邑趙忠毅公隆萬中所推真定兩太宰也時以
小選家居講道指授生徒公執經往侍遂爲入室
弟子每著書必命校讐丹黃接席得所詠韓河諸
什撫卷嘆曰風雅不墜復見之梁生矣其愛重如
此學成至京師及應城楊忠烈之門楊一見嗟異
曰高邑誠知人乙卯京闈旣雋諷誦自如罕接賀
者趙公聞而嘉之曰此吾所以取慎可也天啓初

梅村集三十二

墓誌銘

趙公枋用公以貞敏褒終之典未備上書闕下因
趙公以徧贊賓客表章先烈討求國是愍綸下而
公之聲名爛焉逆奄起詔獄目趙楊爲黨魁首被
禍趙白首會逮公傾身瞻護唯謹趙公得減死出
語人曰若慎可者斯可謂之義故矣楊銀鐺膠致
道出恒州公策蹇往迓大言檻車之旁曰公此行
足以垂名竹帛死者公之本志豈足畏哉楊舉手
曰知子此來不徒師資之情昔人有言九死不悔
此吾心也於時邏卒擗立人皆以耳目非是盍不

爲門戶計公不顧累下春官第臺使者疏其才京
朝官以詔書保舉久之用吏部銓考授內閣撰文
中書舍人公大臣子孫生長畿輔朝章國故耳濡
目染機密之地演綸畫勅胥倚辦於公上命草詔
諭督師漏下二十刻中使闕殿門以待傳呼迫趣
援毫立就官省爲之嗟伏應詔陳便宜多所指切
進循良城守二書願頒諸選人爲挈令章下所司
踰年晉尚寶司丞副掌典籍事先是典籍一官非
復祖宗舊制官資由他塗雜進久者子弟枝附盤

梅村集三十一

墓誌銘
三

互於其中當國者與外廷忤疑爲煽動坐以漏泄
省中語言之上杖殺之而改用公等一二正流擢
自乙科特重其選公屏交游避名勢雖爲當途引
用公務外弗肯與通迺同事者班在公右沾沾喜
自詡相君之私人交關請謁向時得罪者親黨側
目思報蜚語上聞中外皆知公薰蕕不相緣染而
論者以官聯接跡調語及之誣旣白猶用其文罷
公士論怫鬱未浹月起家擢任工部主事從尚書
吳橋范文貞公請也范公憂神京孤注增樓櫓庀

戎器公襄其勞無何廟社淪胥嬰城被執誓以必死

皇清定鼎卽舊官錄用奔澹明公喪歸而孝養吳夫人者八年用疏薦復出補營繕郎管理三山掌灰物之徵令以共邦用匠人之取厲礮冶氏之給薪蒸轉移執事之車牛僦費公壹其數量課以員程丞徒稱平乾清宮告成得文綺名馬之賜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整飭武德兵備武德多鳴牒暴客豪大姓爲之窟穴莫能擒治公簡練營兵署其驍雄爲右職責以討捕收府姦者置之法縛巨猾送都市戮之境內以清視事一年絕苞苴恤徭役督河漕之卒而牽輓時申逋逃之條而株送免惠政流聞會入賀遂乞養後五年而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四學者私謚爲文孝先生稱本志序篤行也公於書酷嗜歐陽率更得其楷法

世祖皇帝知其能命書數紙以進 天語褒嘉傳爲盛事所著玉劍尊聞及性譜日牋內閣小識羣玉直譽等集數百卷公之在典籍嘗請下獻書之

令以備典章缺失事不克就至今金銷石泐之餘
考鉤黨之始終辨政本之功罪非公紀錄孰可援
據哉公生於丁亥年八月之二十九日卒於壬寅
年十月之六日元配王氏繼王氏再繼杜氏少宰
貴於典得加恩二母元配王贈恭人而杜馳封亦
如之有六子長少宰也次清泰諸生次清傳武進
士候補鑾儀衛次清尚清芳清烈與兄清泰皆早
卒孫男七人允樸胄監允桓允梅皆諸生允榛允
梧皆清遠出允杰諸生允構皆清傳出孫女五人

梅村集三十一
墓誌銘
五

曾孫男五人頤光卿光憲光蔭光誥光皆允樸出
曾孫女三人少宰以某月日葬公於真定某鄉之
某原禮也余與公定交於先朝比去京師十五年
宿素已盡唯公迎閣握手高譚盡日余疲繭不任
趨拜而公善飲噉據鞍躍馬能勤於其官當是時
公之諸子鳴騶夾道人或愛公勸其少自暇逸輒
笑弗應間爲余言年少時射麋擊兔於茂山之下
韓河之濱極望平蕪登高長嘯慕袁絲鄭莊之爲
人又先業在雕橋莊有古柏四十圍趙忠毅嘗過

而憩焉歲月不居身名晚晚每摩挲其下彷徨嘆
息不能去余因察公志氣魁岸沉塞類古勞人節
士之風年雖遲暮宿心未摧每思出其所長自効
於當世非苟以家門貴盛樗散自全者也彼愛公
者烏足以知公心哉余投老荒江六年衰病坎壈
倍於疇昔公家英嗣皆以公故辱知余余得棲遲
閭里苟視先人之飯舍者夫猶公賜也嗚呼其可
無銘銘曰

漢有平原觸忤宦豎惡難相勉不憂不懼偉哉裴

梅村集二十二

墓心銘
六

生爲前孝廉徒步往送峭澗之間侃侃梁公婉美
前烈執義名賢古人之節嬰也存趙融乎訟楊同
垂信史北州之良伯鸞五噫叔敬七序作爲文章
掌帝之制益耳有後河西以封一門萬石四世五
公烈士暮年壯心伏櫪毋以老耄敢自暇佚恒山
奕奕淳沱洋洋敦丘宰木赤壤黃腸我銘幽宮以
報死友陵遷谷移斯言不朽

左諭德濟寧楊公墓誌銘

故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濟寧楊公以避地卒於毘陵東南二十里戚墅堰之方壘村其孤通睿奉其喪歸葬以狀來言曰先君之沒也遺命就葬江南而請子一言以銘其藏今諸孤奉母北還將卜諸先大叅之兆而不得子一言是再違先君意也予受而哭之曰子何忍銘吾友哉按狀公諱士聰字朝徹別號鳧岫中辛未進士選庶吉士癸酉授翰林院簡討甲戌奉命冊封趙

梅村集三十二

墓誌銘
七

王王以疾請無拜公正色裁之卒如禮丁丑會試同考得春秋士二十三人明年皇太子出閣講學充較書官以職事糾中書黃應恩失當事意尋以經筵講官召對面論考選得失疏劾吏部尚書田唯嘉及其鄉人太僕卿史堇所爲諸不法上用其語唯嘉黜免堇逮問未幾田史之黨復振公病請回籍辛巳史堇死獄中詔籍其家應恩前已他事論死乃思公言爲可用壬午召見擢右春坊中允副考北闈得士百七十有一人癸未題補日講陞

左諭德管誥勅脩大明會典中申得旨宣慰襄藩
賈手勅諭左鎮入援會通州相出治軍請以公收
山東義勇未及行寇陷京師公授愛女於井趣孔
夫人與妾陽氏祝氏縊已則仰藥自殺爲防守者
覺水灌之大吐復活孔懸絕甦二妾與女死焉得
間棄家南奔督輔請爲監軍護諸鎮帥不果過江
避兵武塘旣而轉徙於丹陽金沙終歸毘陵鬱鬱
不得志以死初予同館兄弟二十四人而豫章楊
機部山右王二彌公與予四人者立朝相終始機

梅村集三十一

墓誌銘
八

部最伉直予與二彌好持論公謹質凝重多大節
其以職事糾黃應恩也應恩者小人歷事久關通
中外舊制詞臣於殿閣大學士爲同官而中書特
從史卽積資至九卿不得鈞禮淄川相以外臣入
廢掌故而應恩挾中官重示籠絡又助爲調旨以
此得相張心益驕無舊節公與語不合立具奏又
移書淄川責數之而僉人盡目懾公矣田唯嘉者
以吏侍郎取中旨進於相張爲師生而史莖特虎
而讐父喪家居願指諸大吏爲威福天下莫敢言

公於便殿白發其端退而上書條疏賊釁章十數
上當是時 先皇帝欲公盡言故下嚴旨屢詰辨
苟一語參驗失實且收坐而公所彈奏又皆閣部
大臣方任用領事其黨以聲勢權利相倚行金錢
數十萬金吾大璫爲耳目日夜思有以中公而公
以一書生孤特寡助結怨要近危禍難測朝士自
一二人外莫敢過其門大會廷中無有立而與之
言者迺益慷慨發舒盡列其詆欺狀以進終使邪
黨莫得楛梧顛倒錯愕咋舌喪氣自實而後止此

梅村集三十一

墓誌銘
九

固公質直忠孝上感 主知而 先皇帝之明不
可及也已公之奔走漂泊憤懣發病病革而大呼
先帝召對者三凡以感舊恩而必報之死也嗟
乎當 先帝親儒重學而同官三四人奉詔輔導
太子其遭遇之隆可不謂盛歟逮乎天地裂交游
盡二彌前以病亡機部嬰城不屈而死唯公與子
得相見於流離之中而復沒於窮村喪櫬未還妻
子不立屈指二十四人零落亦無幾矣嗚呼可不
嘆哉公始祖諱林元季自北地遷濟林生惠惠生

景高景高生鬱鬱生贈中大夫震震生贈中大夫
思仁皆以大叅崑源公洵貴贈如其官崑源公卽
公父也崑源公初娶周淑人蚤卒繼娶聶淑人生
公公以甲子舉于鄉丁卯而大叅公沒聶淑人亦
亡不及見公成進士公每言及未嘗不涕泣也公
初娶贈孺人黃氏繼娶封孺人孔氏實聖裔妾陽
氏宛平人祝氏江都人以殉難故其葬也必以祔
禮也男五人長通睿諸生黃出次通俊通久俱諸
生次通倣孔出次通佺妾經氏出女一孫一璜通

梅村集三十二

墓誌銘
十

睿出孫女四人公詩文雅練章奏尤警覈所著靜
遠堂稿玉堂薈記戊寅紀事甲申核真略凡數千
卷生于丁酉七月十四日卒于戊子七月十一日
享年五十有二其卒也通佺甫二歲公命育之江
南且指以托通睿曰青山埋骨何必故土待此子
成立以守吾墓今盡室北歸通睿必能奉經氏母
撫幼弟以無忘父命嗚呼公雖卽安先隴而臨沒
遺言請以刻諸墓石以明公避地之志也爲之銘

曰

直矣而不罹其禍忠矣而不遂其名其必死而不
死也君父之德其不死而必死也臣子之心豈其
道之將行而命之不辰唯夫不有其家不有其身
以全吾貞用昭示乎後人

梅村集三十一

墓誌銘
十一



以全吾貞用昭示乎後人

以全吾貞用昭示乎後人

以全吾貞用昭示乎後人

以全吾貞用昭示乎後人

鴻臚寺序班封兵部武庫司主事丹陽荆公
天下墓誌銘

丹陽之北七十里爲黃塘村有荆氏祠堂子孫累
千人喪葬祭享必合其族於祠下有以鴻臚寺序
班封奉直大夫兵部武庫司主事葬金壇之麥穗
街者爲玄初公族人所推爲祠正者也公諱文端
字肅之玄初其別號卒之歲得年八十有五其以
兵部主事封公者曰吾友實君諱廷實崇禎癸未
進士其先漢荆王賈也以國爲姓元末祥十公徙

梅村集三十一

墓誌銘
十一

居珥塘村始爲丹陽人累傳而水南居士諱洛以
次子考功郎光裕貴封如其官丹陽之荆始大福
建漳州府幕省吾公諱光祚水南長子於考功爲
兄則公父也公繇諸生入太學授官鴻臚輒去職
家居以孝悌聞先人資產推其上腴以與仲叔三
弟仲蚤亡子幼公成就之訖於舉進士而實君先
是辛酉捷省闈以經義知名當是時金沙婁東負
天下望實君最蚤達爲共起者所推重海內之士
羸糧徒步以趨金沙門巷常滿其爲實君所容接

者見公無不拜公顧勿色喜曰吾家自水南公以來皆用退素爲業爾以經生驟致虛譽若此可不戒哉已而實君棲遲累上顧視同輩及後舉者皆食祿得顯官親老矣公廼慰之曰若以名德重天下於我足矣豈藉一第娛老人耶其雅趣如此公爲人彊力任事醇謹篤誠性方嚴寡言笑不妄交與好面折人之過其中寬然長者也輕財好施見孤嫠窮餓者傾囊橐毀質劑無幾微德色其爲祠正也每春秋時享庖俎豆省牲牽具薪蒸舐滌濯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十三

率羣從子姓執邊裸獻不以年至爲讓不以寒暑爲解祀畢手料簡酒肉序列長勿飲三行顧視同坐諸老人曰吾族大子弟數犯法不可以無教令乃書二簿明徵其善否召不率教者前責之曰某年月日以某事應撻罰雖甚頑梗若撻于市無所容退而相戒莫敢犯恐使我公知也一郡之人咸稱其宗法公以巳丑三月十八日卒卽以是年十一月十七日偕王宜人合葬宜人王恭簡公之孫涉縣令栗菴公之女有家教年七十有五戊寅七

月之三日卒生四子長廷獻仲廷聘兵部主事實
君爲叔子而廷璧其季也女一諸孫十人丙戌舉
人名子周者廷璧出於是實君以其狀來乞銘婁
東吳偉業曰宗法之不行於天下久矣自大夫不
立家廟世族弗設宗老而長幼無所習賢不肖無
所勸兵興以來譜牒散失數傳之後將視其祖父
不知誰何之人此可爲歎息者也余與實君交二
十年其間友朋摧折殆盡或親從凋落或家門陷
破獨於荆氏名高而德違其禍仕晚而祿逮其親

梅村集三十二

墓誌銘
十四

處於邑危民亂搶攘流離之中而能使門戶晏然
名位通顯守先人之祠以教養子孫其祖宗之積
厚使然歟抑宗法之善足以致之歟君子謂玄初
公之處已也惠而勤其教人也肅而寬其事先也
敬而有禮是不可無銘爲之辭曰

公生己丑 世宗代日月七紀天地壞 先朝逸

老古遺愛宜人辰當甲子再又十有五祿不待四

子十孫福大來 俊倬修傳建遠邁夔臯及周後

未艾龜食其吉筮無害後五千年銘石在

嘉議大夫按察司使江公墓誌銘

按察司使江公病且革執余手流涕曰吾死不可不速葬吾墓有寢室將於此終焉所以窆窆之易也言已哽咽哭哭已復誼諉如前余爲失聲長慟其明日公果輿疾載柩而行越十有一日卒先是公葬其原配張宜人遂自草生壙誌略於是其子德祉孫紹賢以庚寅六月十五日葬公八里橋之新阡廼卽公誌略來乞銘余泣曰公未死而欲見余文旣病而托予以死也其何忍辭爲序而銘焉

梅村集三十一

墓誌銘
十五

序曰江氏家世無爲軍始祖聚從高皇帝起兵以功授昭信校尉世襲浙江衛所百戶聚子亮陞千戶改太倉衛進指揮僉事亮生懷遠將軍宣宣生指揮同知英英生二子長都襲世爵次山則公王大父也山生復亭公天然始用文學顯復亭子五人長御史亨泉公有源而見泉公有功爲第三子見泉子亦五人仲卽公也見泉以孝廉通判寶慶府陞雲南彌勒州知州謝病歸公始以乙卯舉春秋第五人壬戌成進士選授刑部主事陞員外

改調兵部車駕司進郎中以忤璫削奪先皇帝
卽位起原官擢肅州副使丁外艱服除補廣東嶺
西道加叅政再遷江西按察司使因署驛傳事以
微文被譴歸公之族出及閱官次第得於自敘者
如此公成進士叔弟狝寰公昌世甲子舉于鄉見
泉公年八十公兄弟五人日擊鮮奏酒諸孫眷鞠
鞠歷上壽里人榮之其任嶺南也狝寰謁選亦得
廣州一官公兄弟老矣相愛也仕宦得相依里人
又以爲榮此公之孝弟也其忤璫削奪也族弟雍

梅村集三十二

墓誌銘
十六

世者游長安與里人某某作歌詩刺璫事發駢斬
雍世獨亡命得脫邏者大索踪跡且及公禍不測
公正色無恐卒以免先皇帝初詔用摧折諸臣
起家輒致津要公僅循舊牒需次一載乃得備兵
肅州肅州爲西涼絕域人馬踰隴者道上絕水草
且十日公以清郎召用棄擲萬里外於人情不能
無少望公處之晏如在嶺南日沿海賈舶闕入貨
物爲奸利長吏坐而操其息以爲常公所轄非汎
口以颶作漂大艦數百稅之可得十餘萬緡公禁

止勿上岸曰庸知非洋寇耶此公之居身服官也
公與給諫荆巖許公爲同年相得歡甚里中人所
稱江許者也從江右歸給諫已前歿矣余兄魯岡
初爲孝廉公常奉詔以三品官得舉所知疏其
名入薦後魯岡成進士稱廉能世以公爲知人始
余年七歲讀書公家塾識公公卽是年領鄉薦後
三十年家居公折輩行與余及魯岡游當是時同
里中如予兄弟最稱蹇落矣公於他雖甚薰赫未
嘗少降意此公之居鄉與交友也公五十外便絕

梅村集三十一

墓誌銘
十七

房室間好蒲博諸戲里居十餘年起第舍斥園圃
窮日并夜唯恐弗及每一屋成張樂置酒無何牕
櫺欄楣移就別築浸尋撤瓦椽從之矣公於子弟
不欲有所付託橐中裝多爲僮奴竊去晚歲常苦
貧顧搜牢廢篋經營如故人或勸止之笑勿應夫
人生謀百年菟裘常爲算久遠避凶忌公自以旦
暮入地手自料簡下里諸物可謂達生知命矣生
平嗜好聊用遣放嗟乎其有不自得于中者耶公
諱用世字仲行別號鼎寰生於萬曆癸酉九月二

十六日卒於順治庚寅六月初四日年七十有八
原配張宜人生於萬曆丙子二月二十日卒於崇
禎乙亥四月三十日年六十子二長德禎蚤歿次
德祉國子生孫男四紹賢府庠生德禎出紹祖紹
貴紹顯俱德祉出初公以己丑八月先葬張宜人
側室李氏祔焉及公之葬也去歿之日僅及旬耳
公羊傳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
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禮大夫

梅村集三十二

墓誌銘
十八

三月而葬同位至公其當時者歟不及時者歟予
見六七年來士大夫不告喪不會葬兵革殺禮危
不得葬者有之矣其子孫或以卜兆請具喪三年
矣葬矣乎未可知也夫過時而不日則固已葬矣
春秋猶謂之不能葬况過時而不葬者耶公之預
作終制氣絕便歛歛訖便葬子孫遵而行之哭泣
盡哀送車數十乘渴葬而得其正可不謂之禮歟
吾故謹而日之也銘曰吁嗟江公居此室筮言協
謀龜食墨後五千年視銘石

封徵仕郎翰林院簡討端陽孫公暨鄒孺人
合葬墓誌銘

余所知先達如毘陵尚書孫文介公以理學爲名
臣偉業初以後進禮請見會公病薨不果恨當吾
世失之庶幾得公之子弟及門與聞公之道者傳
其緒言餘論則猶之乎見公也乃今操筆而銘我
端陽先生端陽文介弟之子今簡討永月館丈之
父也孫氏家世臨濠明初有都督同知繼達者以
賜第常州遂爲其郡人稱始祖五傳而爲山西行

梅村集三二

墓誌銘
十九

太僕卿鑾與從叔益同舉正德辛巳進士太僕生
洲洲生臬再世贈禮部尚書臬生文介諱慎行爲
乙未進士第三人以禮尚書事光熹兩朝爭李可
灼紅丸案引春秋斷獄罹瑞禍幾不免端皇帝召
至京將用以相遇疾薨其事具國史有弟曰北愚
公諱慎思由明經授藍山令生三子端陽先生其
季也初藍山教授里中與鄒擴菴孝廉爲執友孝
廉之子憲副澗寬公少從藍山受經旣貴而兩家
通婚姻當萬曆之季毘陵世家推孫氏鄒氏憲副

用文章政術顯而端陽實爲之壻以此游叔父外
父間修學行號知名孫氏自太僕以清白起家子
孫產復中落文介篤友愛其刻廉類貧諸生端陽
雖宦家子鄒孺人于歸乃至不能謀一椽就文介
別業以居攻苦食淡恥以干謁進年三十始補博
士弟子員家貧乏絕間出未歸鄒孺人不肯從親
戚假貸炊烟中斷者久之先生還喜而嘆曰真吾
婦也文介家居講學先生蚤有聞於止躬慎獨之
訓其所辨曰義利所重曰盡倫文介以盡倫爲止

梅村集三十一

墓誌銘
二十

至善嘗著困思抄一書其首章曰文王以仁孝敬
慈信爲能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倫盡則道盡斯
以謂之實學先生服膺弗敢忘晚年郡太守會諸
生論經義於傳是書院先生拱而言曰學以明倫
爲本不則從事口耳與高談性命非俗學卽僞學
也坐者皆爲聳聽嗚呼文介之爭紅丸也深有感
於兩宮慈孝無間而在朝窺菀枯分水火以致不
能調護起居可謂不敬故援經義以垂戒人臣其
說本乎正心誠意要諸盡倫而止豈有一毫是非

輕重於其間哉先生於三十年之後重爲舉揚大指良以見先臣居官立朝爲君父持論者在此其平日修身力行爲子弟誦說者亦在此然後文介一念篤誠不與黨論異同者始明白於天下後之讀三案者知國是不知有家學非先生之言莫得而徵也可弗識歟先生少失父事蔣孺人以孝聞自傷孤露非科第不足娛侍寡母乃益鏃礪於所業五子俾各通一經講論逾夜分乃罷數奇不得志於有司衣月貴後猶兩應省闈試治經生言不

梅村集三十一

墓誌銘
二十一

少衰旣 覃恩受賜封益小心謹畏取文介公之學躬行實踐之於義利之辨守之甚嚴一意絕交游造請臺使者行式廬禮謝弗見撫伯兄兩孫如已出教養之俾皆有成就族人之婚喪不能舉者傾囊橐以行賙救或其人非義于犯者弗與校也性和易莊敬夙興夜寐終其身不見有惰容修太僕公遺宅以仰崇堂構於舍後闢一圃顏其堂曰寧遠取語錄大義題諸牆壁曰吾以觀心養性焉善奕棋然亦非所好惟酷嗜行楷書能得文介

筆法嘗少抄陰符道德經指其中曰此與中庸之
論未發者合有異泉漢湧於圃中作亭其上題曰
丹泉自爲文記之笑曰人以我爲好道徵不知此
吾儒仁知動靜所發端也其篤志醇正始終不貳
若此鄒孺人知詩書嫻內訓婉嫵能得其姑心蔣
孺人臨革惓惓於賢且孝躬操作佐丞嘗儉素樽
節之操雖貴弗改其遇親舊也以恩其教子女及
諸婦也以禮其戒飭儉從也以法凡助先生成德
者功居多中年憂勞子女頗善病晚境漸康適矣

梅村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然每聞衣月辦嚴入都也疾復作其歸也良已以
此衣月不樂居京師同輩及門下士多至顯官而
衣月久之不調凡皆以親故也先生諱餘字季楫
端陽其別號卒於丁未正月十三日距其生庚子
也年六十有九端陽者著所生日也孺人同年生
先一年卒子五長自式丁亥進士以其官封先生
爲徵仕郎翰林院簡討而母孺人暨妻潘氏并受
封卽衣月也潘歿繼室以高氏次自儀其受婚母
氏之女兒也自咸娶於瞿自晟娶於陳自箴娶於

吳仲叔以貢需次選而二季諸生女七所適多名族諸子各有子自冢適諸生賢以下共十有六其可名者四曰賢曰繩曰振曰謀餘未名也孫女十有三其行者二餘許字未行也曾孫男一殤衣月將以庚戌正月之九日舉襄事於龍蕩之新阡而因吾友鄒訐士來請銘訐士憲副之孫孺人則其姑也故請之尤力余論次孫氏因以追維疇昔當文介公之被召也余奉謁於彰義門之邸舍旣辭以疾其沒也則從而哭之越十六年再至京師則

知同官中有衣月爲文介子孫一見相勞苦衣月時請外不許又請急余知其爲親故耳語之曰余實有老親乃不得已於此君固宜其官者也且兩尊人歲方壯卽不得請庸何憂衣月喟然曰先文介以盡倫之道教吾父吾父以之教諸子自式之忝此官也戒以書曰若惟弗墜忠孝以從祖及外王父爲之師吾父之所期自式者固不在乎一官也今吾母善病而不去吾豈能以官易吾親哉余曰善爲流涕而起嗟乎日月云邁霜露不居吾兩

人之蒙恩歸里者先後十有餘年而罔極之痛亦同致恨於終天矣微訃士之言予淚且潛然承映而銘又烏可以已乎乃刪取其狀而繫之以詞曰
宋有胡公文定儒宗猶子與子籍溪五峰我思先正毘陵忠孝有姪傳家克已守道厥維初生夢彼赤雲再世而昌協於祥徵有洸者臬取之以祭貽爾子孫源遠弗替尚書阡左太僕塋東一丘巋然馬鬣新封我刻茲銘其辭昭灼庶幾後生紹修家學

梅村集三十二

墓誌銘
二十四

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泰掖徐公暨李恭人
合葬墓誌銘

故太僕寺少卿徐公諱憲卿字九亮別號泰掖妻
之沙溪里人也曾祖諱文炯祖諱經父爲敬思公
諱可久嗣父爲少恒公諱可大同累贈中憲大夫
如公官敬思生三子長諱榮次卽公也公少受書
於伯兄榮經義文旨皆出指授其訓公也如子公
事之也如父榮材高有聲諸生間已困躓不遇而
公宦達爲名卿經紀其兄家有無必共視其子如

梅村集三十二

墓誌銘
二十五

已出故里中稱孝謹者推徐氏公以己酉舉於鄉
癸丑成進士丁嗣父憂丙辰起家授行人司行人
冊封秦益二藩奉光廟登極詔往山右凡三使
皆稱職庚申選授南京工科給事中掌計典尋管
京營軍務丁卯添註南京光祿寺少卿三載考績
始遷南京太僕寺少卿駐滁州視江南北馬政又
五年致仕歸久之以病卒年八十有二公爲人醇
正忠厚稚少文所居官好推薦天下賢者其持論
能依名節仕宦二十年常居不競之地同列皆尊

用過之在人情不無少望公處之泊如也以是履險而不嬰其難處罅而不屈其名富厚寵榮而傳述於士君子之口以吾耳目所見如公者蓋未一二數焉其以工給事在南也逆璫初用事而三案議起公疏論紅丸以李可灼侍疾不謹無論其巨測有不執心方士冀幸富貴擅進金石藥嘗試至尊按祖宗朝法論死無赦再奏內批詔獄二款非所以示天下公宜還內閣下廷尉語甚切而朝議僉同一疏則直斥忠賢且罪狀吝氏及所用要

梅村集三十二

墓誌銘
二十六

人是時朝右尚未敢頌言攻奄者公首先擿發過其機牙奸黨皆側目焉主紅丸者宗伯毘陵孫公爲用事者所齟齬乃攬撫同議合三案爲成書公疏在要典中排擊且日至又爲蜚語造黨錄詭託稗官小說者家首福唐葉公高邑趙公百二十餘人公與焉其先後公上封事及名在籍中者率檻車膠致都船之獄滿剌劓榜笞數千旁引株逮遍天下或爲恫喝林公者曰收至矣盍一聽我爲諛疏頌德者禍且解公曰我可始直而終佞邪不爲

動嗟乎公疏璫罪時特以爲當官而諍職耳其後
赤車奔馳深竟黨與卽素號婞直者惴惴無人色
公長者疑恇撓廼坐曹廊中治文書自如惟遣妻
子歸曰行矣無同禍留一童子守邸舍日飲酒襍
被待急徵人以是服公大度能慎所守也璫旣敗
公廼得累遷官於滁有城守功又久不調引告得
請論者惜之以公老成遺直未嘗位交戟之內備
顧問爲近臣當白發奄奸忠憤激切其不與楊左
諸公同填牢戶者特毫髮聞耳及召用摧抑諸賢

梅村集三十二

墓誌銘
二十七

卽徒中致位兩府至貴重矣而公猶沿舊牒常調
予散署一卿復以空文佐罔政滁州大好山水用
優名賢誠有餘顧視曹輩咸拜公孤而白首仕宦
不獲一入長安城又輒罷去然公亦浸病不復關
世事矣公患風痺數年治良已巳甲申乙酉間疾
遂甚不起嘗對子弟道上恩泫然流涕曰吾南中
時自分死逆奄手廼得歸骨鄉里復止先人丘壠
者纖毫皆先帝力也行年八十旦暮入地顧不
先驅螻蟻重見此等事哉噫亦可哀矣公配李恭

人事姑以孝御下以仁公廢居轉物累積纖微恭人佐之所羸得過當而教諸子醇謹無與比損車騎減服飾謝遣交游馴行孝友聞乎郡國惟公生平用功名始終而世其篤行垂示子孫故遠近皆傳其家法公有三子長二階繇明經除永福縣知縣娶於呂再娶於吳次三智增例生娶於黃恭人出次舒邑庠生娶於周側室孫氏出孫八二階出者五長景耀次昇耀次晨耀俱庠生次星耀次昴耀三智出者三長耀珽庠生次耀珂耀璣舒出者

梅村集三十二

墓誌銘
二十八

一震耀恭人以崇禎甲申五月二十五日卒後四年爲順治戊子閏四月一日而公沒公之子以某年月日奉公與恭人喪合葬於左字圩之新阡爲之銘曰

貴勿極官九卿譽勿溢稱黨人拙近道介近情非矯訐非浮沉佚以病勞以生壽不辱富不盈昭令德永永存

梅村集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二

中憲大夫廣東兵備副使王公晚仲墓誌銘
余同年進士其在無錫者曰馬公素脩唐公玉乳
錢公凝菴王公晚仲吳公永調爲五人素脩負夙
名晚達而唐公尤衰頓凝菴仕宦不大進永調用
足疾引休晚仲有弟曰晦季相繼成進士門第通
顯伯仲皆少年在同人中最爲踔絕矣已而素脩
殉節唐公以病錢公以兵皆死而晚仲任南韶憲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副聞寇難自經余與晦季遇于吳門相向慟哭無
何晦季亦死矣今秋永調以書來爲晚仲請銘曰
此五人者惟吾在耳是不可無見于君之文也余
讀之不覺泫然流涕嗟乎二十年間人事變滅知
交都盡觀于一邑則海內可知矣觀于王氏一門
則他人可知矣嗟乎其何忍弗銘按狀公姓王氏
諱孫蘭字晚仲別號雪肝其先河東人也十四世
祖福從建炎南渡僑居吳之洞庭其自洞庭遷無
錫則自十世祖信始信以辟召官浙江鹽運提舉

生三子其季曰忠良公其後也忠良生珩珩生伯
適伯適生鵬鵬生宙宙生之柱之柱生贈君我知
父子皆諸生有志行我知以次子孫蕙知縣考滿
恩贈文林郎卽晦季也公爲贈君仲子少而穎異
刑部主事奉勅視江北獄多平反擢員外郎出守
成都煩劇號難治蜀府宗人以氣漁食鄉里市人
叫謹操白梃逐之且束菑燔其屋公立而撝曰宗
人撝天子法宜治爾等小民蕪王府如三尺何皆
斂手曰惟太守令當是時微公言幾亂居二年奉
贈公及太夫人諱歸服闋起補紹興守歲大禋設
法賑救所全活甚衆久之以積勞擢廣東南韶兵
備副使粵中承平久軍政不修又以去京師遠督
府驕蹇用文法束其下監司治一道兵不得視虎
符尺籍糧糗鎧仗無所關預以爲常公視事欲有
所整飭會猺獞反誓師湟川冒瘴癘穿箐銃薄其
巢殊有斬獲御史上其功報聞矣尋楚警狎至長
沙衡永蹂躪無堅城韶境接比戲下士不滿百公

殫力扞圍使十輩請兵得羸卒七百人復以他警
一夜撤去連州陷樂昌乳源仁化自潰韶吏民絕
而逃手劍當門不可止城中空無人公仰天嘆曰
事不可爲矣再拜自縊死嗟乎以公必死之志使
有一月糧率疲弱之卒千餘登陴授甲卽力竭城
陷嚼齒罵賊而死猶可無憾地下廼公以一身蔽
全粵而督府委南韶囑賊所呼百不應人心瓦解
倉皇自縊是公之死不死于賊死于督府也公死
而賊不至人有惜公者曰人臣之義城存與存城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亡與亡盍從容鎮定待賊至而死之未晚余曰不
然夫死者人之所難未有不捷于決成于果而敗
于尤豫者也當京師初陷時道路所傳以先帝
爲出狩素修將自裁客或止之曰君父存亡不可
知而先致命萬一君存國復可若何素修毅然就
義不顧也素修死其同時稍濡忍者一爲賊得卽
欲自引決且不能彼夫封疆之吏城陷苟免其遲
疑不早斷遂巡獲臯者遲遲猶是也而今責南韶
以傷勇有是理歟公之必死其心則素修之心也

公之死不如素修則地與事爲之也公無媿於心足矣死之輕重何足問哉公配華宜人家家本鉅族能佐公以廉儉方兩親繼沒公宦蜀在萬里外經營喪紀皆宜人力也嗜禪悅好賑予自奉簡薄寬和逮下待庶出如所生公亡九年家事益井井教育婚嫁具有成法公生于萬曆己亥九月十二日卒于崇禎癸未之十月享年四十有五宜人生于萬曆己亥九月三十日卒于順治壬辰之三月享年五十有四其孤仁灝等擇日奉公與宜人之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四

喪合葬於徐陶涇之新阡子六長仁灝縣諸生娶申氏宜人出次仁液縣諸生娶馬氏側室嚴氏出仁溢仁演未娶俱側室計氏出仁渥仁澍未聘嚴氏出女六一適縣庠生殷臣庚卒一適郡庠生侯其源一適國子生楊世憲卒一字吳庠生劉履恒一字胡永和俱宜人出一朱字計氏出孫男一仁灝出爲之銘曰

大庾嶄巖武溪水蝮蛇糾蟠瘴母起白虹燭天忠臣死楓林青青魂歸里城郭蒿萊故宮毀高墳矗

然君有子萬里迎喪葬于此後千百年視良史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五

然君有子萬里迎喪葬于此後千百年視良史

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仲常
費公墓誌銘

今上在宥之十四年以郊祀大典推恩臣下寵及其世生封沒贈具如詔書於是溧陽費仲常先生以其子古心公貴得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配史氏贈宜人先是學使者以溧陽士民之請既俎豆公於學宮而 璽書之下也古心權關吳會得以便道過家上冢而獨恨公之不及見乃最公生平之行蹟涕泣來諭曰先大夫爲諸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六

生祭酒三十年齋志以沒不孝孤服膺遺訓以濫邀今日之寵而隧間之石未有刻辭若吾子畀之一言則以彰 君賜而揚先德先大夫其不湮鬱於九原也偉業旣拜而敬諾乃卽古心所爲事述序而銘之序曰溧陽費氏故江右鉛山徙也以宋參知政事諱士寅爲始祖叅政在開禧中同知國用使以言利不便忤韓侂胄落職從鉛山徙溧陽之春雨橋五傳而爲元國子助教諱子潤助教之子爲明太醫院判諱仲淵仲淵之後累世皆以醫

顯其後有育齋公諱某心育公諱某父子擅其術
稱專門名家心育公卽公父也公生而穎異心育
公奇之慨然曰活千人者必有封吾祖宗爲此業
以救世者二百年矣其當在此子乎乃盡屏青囊
方技之書呼公而屬之曰此不足學子當識其大
者有吾家叅政故實在公乃感激刻勵經史百家
之言無不畢覽溧陽故山城風俗樸厚其人修士
君子之節而公從其賢者游立然諾砥名行寡忤
而少可務爲蘄然特立以不詭隨於世居家內行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七

淳備持喪哀毀創立祠堂勤修時祭事寡嫂以禮
勸宗人以學與人交責備行誼磨切彊直有古人
之風屢試於有司收其最等羔雁日盈其門邑子
弟經其指授者皆通經服古見者知之輒曰此費
氏學也嘗拾遺金於逆旅守而不去待其人還之
邑令試諸生傳呼稍倨擲其卷去同事皆隨之出
主者爲謝過焉里中兒獻計設逆璫祠面呵斥之
且貽書數其罪有怵以禍患勿爲動其守正不撓
如此生平與同里宋如園先生以功名相期許方

天下多事如園以孝廉叅軍謀油幢笳鼓出入於巖關絕塞得以專制四道爲名臣公則屈首一經屢踏省門不利乃至太丘之講授不及伯休之賣藥以此恒邑邑不樂如園之子其武才而能文公見之喟然太息曰吾老矣不能偕如園從事馬蹄間他日其武貴吾兒其聯轡起乎已而言皆驗嗚呼其可感也已公諱良佐字忠卿別字仲常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史宜人爲其邑鉅姓閩德中外所稱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合葬在溧陽城外之某阡子二長達終於邑庠生次達卽古心也舉順治壬辰進士女二孫四人鉉鑑釗皆達出而達所出則鉅也鑑與鉅皆庠生英偉業曰楚黃州杜退思雅負知人鑒常司訓溧陽爲余言費仲常名行不置也宋如園從塞上納節歸相遇於金陵屈指海內人物笑謂余曰君未覩其不鳴不躍者耳吾友費仲常真有用士也余雖未獲親炙仲常而游宋氏父子間不知其人視其友徵於宋氏則可以知費氏矣嗟乎叅政不肯以言利

進閱數百載而子孫始復爲司農郎語曰不爲良
相則爲良醫費氏之所積旣已深矣公之績學砥
行不能得之身而得之子豈偶然哉是宜銘銘曰
山則三山江九派盤岡支水掇金瀨處士高墳見
者拜石闕巋然昭帝賚松柏九九勿剪敗龜云襲
吉筮無害子孫繩繩綏未艾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九

贈內翰林國史院簡討鄧公墓誌銘

壽春城南二十里地曰東陡澗有林木鬱然者是爲贈文林郎國史院簡討鄧公之墓壽春故四戰地在明季分淮南北於通侯爲四大鎮而壽春以控帶楚豫宿重兵將不戢士鈔掠藪突發丘隴焚廬舍焱火屬天枯甃蔽地而府君之敢宮近焉孤子旭守而號哭身推喪車及諸河幾不克濟乃得所謂東陡澗者夜穿窳穴晝伏原野若有物相之者而墳立嗚呼此公羊傳所云渴葬也渴葬奈何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十

以亂故不及時不備禮將以俟乎大葬大葬者遷也其因乎東陡澗則奈何曰天之相之也以不及時不備禮危不克葬之日而早畀之以吉壤其遷也足跡遍乎千餘里之郊而卜惟壽春爲食祇就形家者言相陰陽正方位以戊戌正月九日改立房而下紼焉君子有善乎其卒事故謹而日之也鄧氏蓋高密侯苗裔宋建炎中有右正言諱肅者渡江入吳歸隱於洞庭其後道常公在明初以富民徙實鳳陽之臨淮道常公三世曰濠涓公諱璉

濠涓之子曰景陽公諱洲再從臨淮徙壽州卽公
父也公諱讓字汝謙別字岫泉爲景陽公次子孝
友篤誠不苟訾笑事長惟謹接物惟和雖遇童孺
勿簡勿倨柔而不犯儉而中節規言矩行尺寸無
爽當景陽公見青年甫十有八兄敬前母出也公
獨身搯挂腆洗以時事母張孺人克盡其養娶於
沈早沒繼配蔡孺人朝齋暮鹽黽勉欣助公少負
才好學家貧母病經營醫藥母亡廢書流涕乃棄
去轉轂梁楚間精彊有心計蔡孺人機杼操作以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克相於成稍羸則以修橋梁甃道路散施故舊親
黨婚乎於我成喪乎於我殯惻獨乎於我養焉性
好潔築室八公山下種蒔花藥絕去塵坌東阡西
陌父老相存是非質成讜言裁正雖以一布衣家
居人望以大人長德邦君加禮推爲鄉祭酒其未
舉子也遍禱於山川夢日而生故名之曰旭字以
元昭厚脩脯延經師以爲教孺人篝燈佐讀嘗顧
而嘆曰爾父有志不遂鄧氏世有隱德其興在此
子乎元昭今丁亥進士由翰林簡討升洮岷道副

使贈公以其官者也嗚呼公與孺人之志可無負矣而豈知不及見哉公生於庚午八月十九日終於辛巳正月初六日年七十有二孺人少於公五歲乙亥六月十八日以生而其卒亦辛巳爲五月之晦當張孺人病也孺人齋而籲天欲以身代公沒而又號呼躄踊相隨入地若孺人者可謂難矣元昭與余同官其從簡討乞假歸葬也山墮水旋經營重繭余遇之南中談其兩親生平未嘗不涕下旣以檄催北行不果中遭齟齬遷洮岷道以去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十一

余相送出都門慨然太息曰自壽春去秦川二千餘里而洮州又僻在大夏屆臯蘭山南一官絕塞何以爲先人坏土計哉今得請而歸歸而克戴塋事以余之習其先行也故用御史劉公之狀來謁銘余嘗讀東漢樊重傳善農稼好貨殖賑贖宗族恩加鄉閭身沒之日削券棄責者以百萬其後一宗五侯貴盛無與爲比心嘗善之比誌公墓知公之好施而喟然於仁人之必有後也元昭在館閣中師資氣誼在生死流離之間營護其妻子不以

存沒易心不以鈞黨避禍天下聞而壯之接援同志問遺故人急難周旋窮愁慰薦先人後已終始勿移嗟乎友道衰矣求其扶義倜儻未有如元昭者也豈非府君之風類哉公止一子而元昭有六人曰焮曰燾曰煒曰煥曰熺曰炳女二人鄧氏之興未艾天故畀以吉壤發祥而公與元昭其賢有以致之也法當銘銘曰

謂公爲隱兮處乎市謂公爲俠兮近乎儒誰其與游兮鳴夷子皮左春申之臺兮右期思之陂中封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十二

三尺兮後千百年其奚悲胡五世之返壟而不歸骨兮具區噫嘻惟魂氣無不之兮吾將以問之包山丈人而已矣

太僕寺少卿席寧侯墓誌銘

崇禎十四年江南大禩當事者設法勸分吾郡席君寧侯以太學生捐八千金賑饑者應撫黃公希憲以聞優旨嘉獎予以官君以親老固辭且上言願助國家討寇請輸所有以佐軍先皇帝以爲忠卽家授文華殿中書兼太僕寺少卿當是時司農告匱捐助之令屢下貴戚世臣鮮有應者上故驟尊寵之以風厲天下然而時事已不可支矣在搶攘之日君嘗一至留都覃恩褒封祖父如其

梅村集三三

墓誌銘十四

官已而副節使慰安唐藩移湯沐於臨汝因其地不受封君盡心歲使事崎嶇兵間懂而報命歸隱洞庭之東山其地僻處太湖餘艘出沒會大兵南下蘇州初入版圖萑苻亡命倚西山爲窟穴君素得鄉里心掃地盟曰此萬分無益徒使吾屬無噍類耳修扞禦申約束聽命於軍門以故東山獨不被兵君家居數年病卒其孤啓圖等踏門來告曰先子已獲祀於鄉葬有日矣敢以納窆之辭爲請余曰諾按狀君諱本禎字寧侯別字香林其先

安定人以唐禮部尚書豫爲始祖五傳爲武衛將軍溫避黃巢亂挈三子尚常當以渡江僑居洞庭君則常之後也自常十三世爲安邦在明初有壹行安邦五世孫曰程程生綱綱生旋旋生鈇鈇生贈大夫怡泉公洙著家訓修隱德有四子其季乃贈大夫端攀是爲君父右源公右源與其兄左源用廢著起家吳人稱東山者曰左右源席氏君生而嶷然露頭角讀書治詩春秋事右源公及吳淑人以孝父沒穿墻舍飭曰吾不忍離也有祖祠在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二十五

翠峰歲時上享會其宗人立義莊義塾自爲文以記彬彬然脩士君子之行焉其於治生也任時而知物籠萬貨之情權輕重而取棄之與用事者同苦樂上下戮力咸得其任通都邸閣遠或一二十里未嘗躬自履行主者奉其赫蹠數字凜若繩墨年稽月考銖髮不爽質庫所入不責倍稱之息於人人爭歸之所贏得輒過當繇此其業數蹶又數起云臨清之破也悉亡其貲君恐以累故人之寄橐者將倒度還之絕去什一弗復事聞者感其意

固請乃止未幾盡復其所失且倍焉龍船之獄江
使者誣其家客爲間謀收執彭考踰二年迺解所
市物以稽緩踊貴計其費乃足以償此雖屬有天
幸顧其居心特行足以致之豈苟然已哉賑饑由
吳以達於傍郡遠而山東臨濟多所全活又月以
朔望次日班粟里之貧羸者措繇役覺道路病者
注藥亡者給糶焚券棄責掩骼埋齒以爲常固其
天性好施亦因時方傾亂不欲厚自封殖非云輕
財將以守富也人謂君素苦肥疾無聲色玩好六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博嬉遊之樂終日搢搢然勞身爲物晚年始構一
山園又不及見其成就夫富真爲君累耳余則曰
不然自變故以來仁人長者坐視親知故舊流離
患苦義相收恤而力不副其願徬皇太息者比比
然矣君則探囊以應稱心而行之然後知天之予
君獨厚而君平生所快意適志者在此而不在彼
也君生於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卒於順治
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年五十有五配吳淑人側室
延氏談氏有四子長啓兆延出次啓圖談出啓彊

啓寓亦延出女六人孫男一永助啓彊出孫女二人君沒未一年啓兆卒啓圖善病而少子尚幼其爲太學生營葬事者啓彊也墓在東山之陽葬以巳亥八月之某日嗟乎當先帝軍興孔亟之日若人人趨令如君未必不足以措拄萬一輓近藏鏡者旣不能仰貲國恤又以其間割剝鄉里以自封及難作而緘膝扃鏑亦隨之語曰墻高基下其崩必疾賢者以財自衛而愚者多藏厚亡聞少卿之風斯亦可以感矣余於君有一日之雅家大人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十七

以幼女字君少子其分誼在師友骨肉之間知君行事爲信故不辭而爲之銘曰
漢拒滎陽任氏廼興景征七國毋鹽貸金居奇致
美匪時弗成保已善物終全令名斗軫告災吳饑
楚戰毀家佐軍曰余是勸功在濟荒守能已亂白
圭計然知退審變莫釐嗟峨去天尺五流水洋洋
原田臚臚云誰之封若堂若斧刻石幽宮垂示終

古

想海亦延出女六人孫男一永助啓彊出孫女二人君沒未一年啓兆卒啓圖善病而少子尚幼其爲太學生營葬事者啓彊也墓在東山之陽葬以巳亥八月之某日嗟乎當先帝軍興孔亟之日若人人趨令如君未必不足以措拄萬一輓近藏鏡者旣不能仰貲國恤又以其間割剝鄉里以自封及難作而緘膝扃鏑亦隨之語曰墻高基下其崩必疾賢者以財自衛而愚者多藏厚亡聞少卿之風斯亦可以感矣余於君有一日之雅家大人

封中書舍人石公乾錄墓誌銘

今國家以漕事爲重其以道臣轉運上京師者卽有父母之訃不得見星而行於是江南糧儲道參議闕中石公雲門奉其父封中書乾錄公之諱祖括髮徒跣以請例格不允則墨線從事旣而得代以行涕泣以告偉業曰在閭淹息一官幸告無罪以哭先府君於苦次則皆外言文并爲同官主上之賜也惟是先府君抱德弗顯施及後人以倖邀一日之寵命今者至於大故其得能言之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十八

君子銘月日而鏡諸幽庶幾表君恩以圖不朽其用此累吾子矣倖業遜謝不敢退而思待罪史職內外制詞於中書均有代言之任爲同官石氏爲父請封副在史館與聞其略今納窆之石其何敢辭乃受參議公所自爲狀序而銘焉序曰公諱孕玉字乾錄陝西西安府富平縣人高祖諱朝用繇力田起家朝用生文文生四子長曰炯字雙溪輪粟賑饑賜冠帶次曰煥煥生太學公塋而出後於炯卽公父也太學公嘗讀書華山絕頂深造有

得公習家學負才名數踏省門不收年七十猶能
作細書講貫不輟拜中書命日無喜色恨其身
不遇無以上報太學公也太學公性至孝事雙溪
公克盡其養雙溪後舉二子旣析箸異居數以敖
盪破其貲性多齟齬遇從子尤無恩公父子盡心
收卹割所有以奉遭急難力爲之解亡則經紀其
喪焉與人交恂恂退讓訓諸子必以嚴言動皆有
成法就養營平也數以潔已愛民爲教誠有庶母
弟三人天性篤志病已革幼弟從宦在南拊床太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十九

息顧其次子曰汝兄爲官吾之不得見分也顧安
得汝叔至一訣乎嗚呼若我公者可謂孝友篤誠
之君子矣余嘗讀禹貢及詩知成周漆沮之水爲
天下饒又鄭國開秦渠漢中大夫白公復穿之民
食其利今石氏世居富平頻山之陽卽其地也水
經註曰沮水歷土門以東注鄭渠頻陽卽後魏土
門廢縣其田膏腴灌溉畝收一鍾漢唐雖轉漕河
渭而秦人務稼穡土之所入衣食京師不專取足
於江淮故天下不困如石氏之先讀書躬畊以力

田發跡猶有當時之遺風也近代漕輓全仰東南而京畿水利廢置不講叅議初備兵營平也嘗欲復商人墾邊之制大典屯田其法以河北視關中以路沽灤涿諸水視涇渭舉其高曾以來農商畜牧行之於家而効者進施之於國足燕薊之粟以漸紓東南策未及就適有漕儲之命爬梳利弊亦既見諸行事矣誠能久於其任將使屯種可興漕輓勞費得以漸省而會值公之喪以去偉業吳人也其能無太息矣乎雖然兵與漕並重也父母之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二十一

喪金革變禮而君之待臣有三年不呼門之義聖主錄勞閔孝不以王事奪私恩叅議釋重任越重關歸而發喪持服偉業嘗以鉛槧侍左右纂輯孝經仰見

皇上明倫敷教俯卹羣情以孝治天下之大道故今日誌公之墓表而出之用告萬世不專稱述公一家已也公原配李氏繼王氏皆封孺人四子長在閩叅議公也李孺人出次在淦邑諸生次在序又次虎娃出爲叔父後俱王孺人出女四人孫三

人曾孫三人公生於癸未卒於戊戌年七十有六
李孺人早歿以某年月日合葬於其縣之某原禮
也爲之銘曰

頻之山其松丸丸隴迴谷盤我公戾止終吉且安
頻之水其流瀾瀾潤及千里我公歸來式衍且喜
相彼頻陽寶鼎所藏黼黻弔戈紀於太常我作銘
詩百世勿忘其斯爲萬石之阡而長在五陵之傍
者歟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二十一

終

席處士允來墓誌銘

余間往洞庭東山則必訪席君允來氏自其父震湖君世居莫釐峰下有茶癖以善種花得養性術年九十五而終席氏系出唐禮部尚書豫由安定遷吳子孫用廢著爲業君以心泉君濡之子出後於叔南濱南濱年亦九十東山稱爾席翁皆長者君爲人孝友廉讓中歲棄所學計然術灌花淪茗以終其身吾郡及雲間士大夫多稱之允來其仲子也孝友似其父養花尤擅家風所居繚垣三楹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二十二

牀茵几杖位置皆得其處蘭蕙數盆怒芽競茁牆頭有木瓜朱櫟一二株垂實纍纍向人窓前置拳石面勢膚理似長與人同卧起者其下嫩草雜卉疎密可數嚴淨甃潔殆非扱箕縛帚所能及而牡丹數十本尤絕出於吳中余嘗以花時過之其花之妍媚靚艷如笑如迎卽葉之向背俯仰有自矜之色觀者神移目奪恍然若與之遇也客訝而問曰養花有術乎曰無術也吾父性愛花見花之榮也則忻然喜其瘁也則悄然憂自壯迨老寢興食

息語默醒醉皆以神入於花之中得其陰晴開落而與之俱化吾父亡不敢以改庶幾見之如吾父之存也聞者爲之捧手歎息後余每過湖君開門煮茗清談促坐別則落其簷果餉余余不于徬徨不忍去蓋洞庭最稱翁氏朱氏有兩樓君之尊彝圖卷不及翁湖山歌舞不及朱而獨以潔勝卽君家太僕用萬金起一園廼游者過之而後訪君皆歎曰若此亦奚用壯麗爲也君以其不相當輒笑而不答噫嘻亦異矣哉君年六十有一而沒無子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二十三

其病也鬱鬱不得志床頭有一杖生平之所愛弄顧視惻愴折而投之曰吾不忍以貽他人旣篤友人吳亦昭撫之曰君死其如花何君張目直視歛歎不能語夫亦可悲也已自古高人達士流連寄托其於花各因其性之相近以名所好深山道流餐落英飲瀼露者往往可以不死震湖之年近百歲殆似之矣而君僅得中壽何歟震湖君諱駸君諱元泰戊申之八月某日以君末命同時窆於祖塋馬場石塲之二阡余旣與君游又聞震湖之高

風父子以種花終隱故因誌君而并及其先德嗚呼此亦君之志也夫爲之銘曰

昔之傳牡丹者首姚黃次魏紫五侯貴千金市莫釐峰具區水有一人慕黃綺階幽蘭籬芳枳抗烟霞絕塵滓花寒愁花開喜識花性得花理胡弗祀沒猶視其魂魄遊於此我作銘告閭史孝隱士元真子若席君者斯可以死矣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二十四

其子若淵若深若廣若遠其先德嗚呼此亦君之志也夫爲之銘曰昔之傳牡丹者首姚黃次魏紫五侯貴千金市莫釐峰具區水有一人慕黃綺階幽蘭籬芳枳抗烟霞絕塵滓花寒愁花開喜識花性得花理胡弗祀沒猶視其魂魄遊於此我作銘告閭史孝隱士元真子若席君者斯可以死矣

姚胤華墓誌銘

憶乙巳歲余所親王子惟夏語余云有新安姚君胤華者僑寓吾婁爲某比鄰能傾財以舒人之急昏夜叩亦輒應其它仁心質行足以聳善扶誼雖騶魯士君子有弗逮非更僕不能盡也余聞其言而疑之以爲王子所與造還其亦博矣內而宗黨姻連外而當世豪傑賢公卿大夫見其窮阨折挫號鳴大吒夫豈無助而張之者耶而爲余稱說不離口乃僅姚君一人以余所覩今世之擁厚貴埒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二十五

封君者大約善積居之術精舉廢之方其於利也目營而足赴仰取而俯拾每視貲業益穰則益緘滕而固守之設有毛髮緩急坐視不一援手者比比然耳而姚君所爲乃若是是烏足信哉已而念王子名知人能自植立恥隨俗浮湛其言又似可信蓋余之意中久矣有一姚君矣今年秋姚君沒已五載君之仲子震介王子來謁余接之容感而辭哀詢其所欲言則已歷繫君生平善行再拜而請曰先子之蚤廢舉子業不獲沾一命思用詩書

亢厥宗也唯寐始忘之而震兄弟不敏尚未克以
儒成名今先子體臯將入土儻微惠於大人君子
實畀矜之錫以片言鑱諸窆石則先子猶不歿也
余感其意之甚誠而言之有禮因懷然深有動於
中焉古云爲善者譬若藝禾能令嘉種世世不絕
其姚君之謂乎以君之躬備純德謂宜優游自適
享有五福迺身旣隱約於布衣而復嗇其季俾志
業弗得盡展是豈天意果難臆測哉夫亦篤於姚
氏欲其必久積而後大發俾嘉種之堅好穎粟迄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二十六

再世而是任是負也余蓋卽震之撫行焯能急於
不泯其親益知爲善者自必有後方以倅識其子
先夫其父爲憾而又何能以不文牢讓也耶按狀
君諱葉胤華其字系出饒州至明膺宣公始遷蓀
溪又傳十一世爲文學蓀谷公君卽蓀谷公第五
子幼警敏不肯躡庸人後蓀谷公器之令庀闔宗
事事胥就理其治生不牟纖細而先業日充拓值
鼎革劇盜相挺而起君身率羣從子姪保聚捍衛
鈴櫛之聲徹晝夜罔息寇烽不敢近蓀谷公捐舍

館躡躡幾不欲生有兄遭非意英多耗費君慨然
共任之曰兄若弟同氣也何較爲里閭間或以曲
直來質鬪爭斷斷然君出片言輒中肯綮與人交
有本末其違疾將殆婚友爭醵錢爲禱神歿之日
無貴賤少長莫不悼惜或潸然出涕嗚呼觀君之
所得於人如是則君之立心制行可知已君少而
好學長瀾篤嗜能通經史大義時談論古今人物
治道政術語纏纏如貫珠嘗謂諸子曰讀書以明
聖賢理道爲先徒呻吟佔畢汨沒章句間非所貴
也尤喜蓄古書購求不下數千卷擬構一樓貯藏
之而未果今仲子震偕其兄升收摺益富方將成
其先志而惜乎君已不得見矣吾友金陵九煙黃
公官戶部遭世變後隱於講授震兄弟特延諸家
塾同敬事之相與發篋中書取所疑而質問焉凡
狀中所述暨余所聞於王子者亦徵諸黃公之言
而益信嗟夫宿儒遺老其見重於當代也罕矣而
二子獨爲之不少阻謂非得於家庭淑艾者深而
能遽然耶夫亦能以知君已君生於明天啟甲

子九月二十三日卒於康熙丁未二月二十一日
享年四十有四元配孫孺人繼配吳孺人丈夫子
三長升太學生娶汪氏孫孺人出次卽震太學生
初娶戴氏繼娶吳氏又次霽幼業儒未聘俱吳孺
人出女一適邑庠生戴雋孫孺人出孫女一幼未
字震出君葬地在蓀溪之某待卜吉某年某月歸
窆今以其年月日權攢於首山之陽而余爲之銘
銘曰

重華苗裔宗姓爲姚支派蟬媪鍾祥於饒教諭諸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二十八

孫宋室參政源鴻流長門閼滋盛疇以貴羸懋遷
化居擇人任時深藏若虛曰惟府君最賢且智不
競錐刀而競仁義雖嗇爾年實崇爾基乃經乃史
爲棗爲笈爰啟象賢以膺福祚胄監蜚英天衢高
步嗣後億禩善宏慶綿追邇自始首山新阡有崔
者岡勒斯貞石過者式焉君子之澤

五

五

五

梅村集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三

監察御史王君慕吉墓誌銘

余同年內江王君慕吉由進士起家爲令知鎮江之丹陽初視事而余從翰林請假歸丹陽旣縮轂口而余吳人也過江首經其邑握手笑語歡甚時江南最號難治同年京邸多以得此地爲憂君於余之過也深自道其勞且苦蓋欲使余知之顧余年少志得雖與君絕厚聞其吐露亦未克盡知之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也踰三年余入都再過丹陽同時年友之官江南者相率以事罷去余亦以習知爲令之難而君獨政成上考則爲之大喜又四年君以御史按浙余在京邸別君世故流離分攜萬里微聞君因蜀亂入吳未獲一面竊不自意邂逅嘉禾蕭寺中感時道舊唏噓者久之旣君之子擔四司李吾蘇未及任而君訃比司李報最雲間以君誌銘爲屬蓋去君歿日已七年矣君諱範字君鑑一字心矩慕吉其自號也先世楚麻城孝感鄉人明初始祖興秀

公避紅巾亂入蜀占籍成都之內江七傳而樓山
公始用一經名家樓山諱之屏博學精曲臺禮中
鄉闈副車貢入太學教授馬湖子贈御史吉宇公
諱家棟實生君君十歲能文樓山見夢於鄉先達
曰吾雖不第將及孫而顯王氏世擅禮經贈公有
聲鑠院數舉不遇君年二十有二雋戊午賢書人
皆曰此馬湖公之學也初罷公車歸居贈公之喪
以成都奢承明亂故負土成墳居廬不出爲孝廉
八年始買城西數椽食貧自守有非意加之者君
處之巋然不以一言較臧否三上不第所親念蜀
道回遠勸乞恩以便計偕君嘿弗應家居肆力經
史工詩古文詞著槐園等集數十卷辛未成進士
任丹陽迎母冉太孺人於蜀始告所親曰吾初不
就一菑微祿者恐違色養也君爲令定征徭清驛
置戢豪右賑凶饑勾稽而吏莫侵漁聽斷而獄無
連染次第具有成法最大者無如復練湖以濟漕
在東南爲尤著鎮江居三郡上游導江入輓漕之
口束以陂陀陵阜河身狹而建高趨下因冬夏分

盈縮所資惟有練湖練湖上受長山八十四汊之水河高而湖又高於河河則仰之以濟運治河者尚憂其易涸則設京口以下諸埭以啓閉之萬曆中政平令緩漕船往往以三月出江春水大至河可無事於湖埭廢而民且占湖以田於其中自思陵需餉孔亟趣以秋冬辦漕而水輒不利推求其故有詔禁湖田而湖卒未易復也湖旣不能注河而埭又不能閉水不得已發民夫以濬河歲爲常河壩之田不幸水旱無蓄洩之利而有挑濬之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勞丹陽於是乎大困君至撫吳者下其事以講求得失君輒條三利以請一曰築湖壩二曰修石埭三曰復孟河民自占填淤以爲田而水門故處皆壞無以高下節宣故湖水非乾卽溢漕固憂而田輒被其害今若築隄障水又疏其旁支河以利導之民之失湖田者百不得一利湖水以灌田者無算是用一水而得二米不獨以治漕已石埭以呂城奔牛京口爲大次有南埭黃泥壩陵口麥舟尹公橋諸處甃石累甃之跡具存舊制漕運回空船

由孟瀆河以入可以不經諸埭直達毘陵故丹陽
得十月下版嚴公私舟楫而爲之禁此皆祖宗時
故事可舉而行也上官躉其議亟以屬君君乃修
湖堤之已壞者一千一百七十餘丈又開九曲麥
溪香艸簡橋越瀆諸支河堤成植以榆柳行者方
軌其上支河之所灌者十餘萬畝民大便之唯石
埭未易修舉君爭曰復湖所以蓄水利漕也湖復
而無埭以爲之制與不復同埭修而歸漕不由孟
河故道與不修同於是發水衡錢之存庫者加以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四

勸分之粟大治其事會值是年亢旱練湖亦涸不
獲已於濬河以導江江流甚細賴君諸埭就而水
有所停漕迺僅而得濟君猶恨呂城埭不以時閉
反覆於上官爭之君在事六載於漕事所規畫皆
行惟孟瀆河未及施用天子亦知其勞召見稱旨
得御史爲顯授君益自感激巡十庫按兩浙封事
剴切歷政多所釐舉尤留心於庶獄仁聲流聞顧
其時天下已大亂君亦奉母冉太孺人之諱以歸
矣君旣歸而張獻忠破夔門君知蜀必不守決策

避地崎嶇滇黔蠻徼中提百口入吳丹陽之人聞其至也爭願割田宅贍君君謝弗受東阡西陌與父老過存見者初不知爲舊令也如是十六年而歿余同舉進士者蜀得十有八人南克李雨然爲沅撫推知兵而君在丹陽稱循吏此兩人生平皆可紀當獻賊攻岳州李君設三計破之殲其衆萬計力屈而後間行歸蜀起義兵扞禦鄉里卒用身殉君本家居攜細弱冒險阻力求遺種之處成都尋被屠滅而君以出故獨全古之賢者或以忠著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五

或以智免其處變各不同而桐鄉遺愛必以爲歸君之自審有素未可謂之幸也今司李歲護江南之漕達於淮道經丹陽望練湖而思先德則我四郡之人咸食其利豈特一方哉余嘗讀東漢循吏傳建武瑯琊王景治汴渠功成世祖親自巡行美其功績拜爲侍御史後於廬江修楚相芍陂墾田加廣境內以豐范史紀之遂爲東京循吏稱首其前後與君相類今 國家盛意修先朝之史循吏知所首重也故余之誌君獨詳於練湖一事援据

簿牒參稽見聞一以報亡友一以存實錄私門紀
載取備石渠搜採君之事大有裨於民生國故後
之考者終不得而略焉君生於萬曆丙申三月之
二十五日卒於順治己亥七月之二十日以元配
冷孺人生長子于蕃卽擔四司李君也冷孺人方
在養側室李氏生于宣見粵之三水令二子本從
君在吳亂定始歸先後再舉于蜀筮仕皆有能名
司李娶於范三水娶於楊孫九人倘儻作僕仁俶
偲于蕃出儼僑于宣出曾孫男一憲曾佃出君之
女與孫女皆二人君葬在丹陽之扶城莊諸生父
老胥會哭狀云權厝者示不忘蜀也當余之初過
江遇君也方終軍棄繻之歲乘傳東還今衰老且
病司李君見而客我江城寒夜泚筆誌君之墓屬
指海內同籍存者無幾追溯三十年來友朋死生
聚散之故可勝道哉嗚呼其忍不銘銘曰

江之永出乎資中君生蠶叢兮李冰之風湖當復
奠我江介君有遺愛兮召伯之堦亂瘼作矣適彼
國矣恤其有碩維斯宅矣有吳良吏兮過者必賦

我作茲銘兮大書深刻金銷石泐兮後千百祀其何極

定海其先本吳姓也宋建炎中有進士諱守者

吳來尹是邦因居焉世有顯人尤以孝行著人

忠孝科謝氏繼建炎後十三傳為封西州參政出

和公之志節實吾祖參政生村則

村有父司理則

給事中泰宗先官相

得野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七

君存合... 尚也當余之... 墓誌銘

痛... 哀... 墓誌銘

痛... 哀... 墓誌銘

痛... 哀... 墓誌銘

痛... 哀... 墓誌銘

痛... 哀... 墓誌銘

痛... 哀... 墓誌銘

謝天童孝廉墓誌銘

君謝姓諱泰交字時際別號天童山人家寧波之定海其先本吳徙也宋建炎中有進士諱宇者自吳來尹是邦因居焉世有顯人尤以孝行著人稱慈孝村謝氏繇建炎後十三傳爲封四川參政世和公諱大綸實君祖參政生封司理泮池公諱瀚實君父司理用長子兵科給事中泰宗先官南安時得封凡有子五人而君爲其季余緣君請所爲作謝封翁傳者也君幼敏博學於詩文多所該貫

梅村集三四

墓誌銘
八

原本經術治舉子業爲尤工年十七補諸生四十貢入京師卒業太學廷對及春秋二試俱第一中吏部選格需次縣令丁酉舉順天鄉試將用於世矣迺從南宮不第歸踰歲竟以病卒得年四十有八君痛母周孺人早見背誓以其身服勞於父嘗爲喑癰而愈與諸兄考方書搔疾痛經營別墅以娛奉之事其兄祇敬篤愛率子弟以恂恂恭謹進止皆循禮法賑施宗親旁及里黨役免其繇貧餼之粟折券棄負家無餘財執親喪孺慕泣血其葬

也廣輪掩坎溝而環封孳畚杷土手足瘳瘵攀號
墳柏不忍舍去編年譜著思親雜咏者百篇司理
公純孝早著異徵天下共聞知者由君世有篤行
且乞言以彰之也先是縣苦往來輶傳賴原田數
百畝官收其入用飭候館充餼牽後被豪右侵奪
乃更責之於民君爭以其田當復臺使者杜公是
其議民大便之又縣所下符牒吏司其所攝之肥
瘠而營以賄高下之既得則取償於名捕者十倍
君建枚舉更番之法其弊乃格它若學舍講堂第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九

而不治陂渠隄堦闕而弗修東作興而定更繇秋
風厲而清犴獄君援据故事以請長吏多見諸施
行最大者無如爲全浙海防論滄州以不可不守
其說滄居南北二洋之中吳與閩之交會外以犄
角寧紹台溫內以遮捍杭嘉以東七郡土沃宜穀
魚鹽蜃蛤竹木之利可給數萬人之食分條形勝
要害繪圖上之尋知罷議已決則又稱七十二縣
之人一旦內徙苟悉其期會壹其津梁將有湛溺
離散之患亟宜遣使者分護擇近地爲安集戒營

士勿有得侵擾此定遷要策也再念時方沍寒出
家錢指困粟爲粥遍食遷者其平生孝謹之餘仁
心及物余得之君家傳及里人之口如此君之友
人又爲余言君都門之日

先皇帝取防海方略下諸生問狀當是時科場事
方在覆覈同輩人人惴恐君獨以家在海濱具悉
其所宜典罷卒從容以其意對在邸中同舍生或
置酒設樂歌呼相和君端視危坐默然於其旁遇
有所感發則談平昔所爭便宜得失攘袂搯擊絮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十

絮不肯休退而自笑爲狂在識者視之類夫古之
勞人志士近世不多見也君每逢名山竟日忘返
樂與棲遯者遊敝屣一切富貴非其所好中歲以
後見伯兄以前進士守道不出庶幾取科第搢門
戶一娛悅其親心比親逝而後身遇輒又汲汲焉
圖展其所學裨益當世而先效之於鄉里乃位未
達於當官年不逮夫中壽齋讀書行義之志而溘
焉一昔以死天之生才果孰成之而孰挫折之耶
噫嘻此其可悲也已往余在太學頗欲按經術攻

求天下士而君所對極深美故於衆中識君同時
有南中何君次德同里周君子淑咸通儒洽聞余
差次之名迺在君之亞兩君深服君之學與行尋
又與君同舉此三人者處師友之間其相知爲深
次德子俶與余世講而君初交其候余也見之於
便坐解說經義間談及於居身行事其釋我之疑
規我之失有兩君所不能盡者而君言特切余善
之而或未能盡用最後追驗其可否未嘗不流涕
曰君愛我嗟乎余於天下之交零落蓋無幾矣竊
不自意晚而得君深幸可托之以死而君又前沒
君沒後次德子俶連蹇不遇而余益失志寡偶甚
憔悴以抵於衰嗚呼君死余於斯世復奚望哉君
配劉氏洪雅令之女生子一允昌邑諸生有文行
允昌娶傅氏孫男二緒夔緒雋孫女二君墓在慈
孝村先塋之次遵未命勿它寔也允昌之速銘也
曰吾父易簣前一日得先生手書猶命允昌扶而
起拜且讀幸哀而許之以慰地下嗟乎君之乞余
作父傳也日必蒲伏於門其得之也踞而泣今允

昌涉兩江踰七百里而來請其爲人負至性不愧
君君可謂不沒矣爲之銘曰

謂君古之人兮何以執經擁卷而稱諸生謂君今
之人兮何以方領矩步而法先民吁嗟乎如君者
若使假之年升以德除掌故賜禮食說詩書談道
術雖齊魯諸儒自以爲不及也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十一

工部都水司主事兵科給事中天愚謝公墓

誌銘

余嚮以後進得交於漳浦黃先生先生用直諫忤時宰余與其及門諸生幾以罹黨禍最後先生用國事殉諸門人或存或亡又更二十年不可以復識乃今得誌我天愚山人謝君初天愚有弟曰孝廉天童君泰交以師道事余爲言其兄隱居海濱不交當世余慨然於先生之不作思與其徒游嘗欲因其弟訪天愚於山中不幸孝廉蚤世今年余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十三

始誌其墓而天愚亦已沒矣余得天愚之子所爲狀而嘆曰嗟乎此真不愧其師而余顧非其倫也其又何以誌君雖然漳浦之事旣不可以書後來遺佚傳中有爲先生之徒者庶幾附著舊聞弗至於放失此亦所以逭後死之責而下報執友也嗚呼其忍弗銘按狀君謝姓諱泰宗字時望晚號天愚山人先世家於吳其遷也以宋建炎進士定海令字者爲始祖自字以下五傳爲元高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則君五世祖也

輿生廷華廷華生維寧維寧生大綸以仲子方伯
公渭貴三世皆贈參政而君之父封司理公諱瀚
爲贈君長子母周孺人姪十四月君以生長而日
誦數千言讀書爲文咸經方伯所指授補博士弟
子累試第一庚午黃先生主浙闈試已得君矣爲
同事者所抑又六年丙子興化李公清南康黃公
端伯實共薦君乃雋明年連擢南宮第其所受知
則又黃先生也海內聞而奇之君之一生師友南
康偕漳浦可合傳而興化晚節與君相符彼造物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十四

者非偶然也君筮仕得粵之番禺令番禺多盜而
好訟君捕得爲盜囊橐者曰富人李某要人爲之
解行千金以鬻獄君不爲黻法卒按誅之粵有藤
以毒人酒脯立死民之病而死者亦以此誣人吏
囚根株連染而下大困君痛繩健訟者以罪其風
乃息蠻有盤古崗蘇鳳宇者聚數萬人以叛君自
少通孫吳故能用計擒之置篋輿中其黨謀竄奪
有旆而伏山顛者鳳宇望見而呼縛盡裂左右莫
敢近君下馬手自搏之卒膠致軍前以徇諸將有

多戮生口爲功者君不許詳在君南征志中是役也却地八百里論功當不次乃僅用嘗調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尋中蜚語謫爲福建幕僚君不以左降自弛易念時之多故繕城垣修亭障勤勤克舉其職嘗攝司理事於泉州治莫郡倅之獄不肯順御史指予重比監司治海船以闌出貨物君按之無驗免之踰年遷南安司理而國勢亦已危矣由南安擢兵科給事中有所按行入浙江上方用兵因留不去奉太公避於郊居之柴樓會王師下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十五

浙東既定督府以君等六人者薦遭太公之喪固謝病以免嗚呼若君所謂身與名俱全者耶謝氏世以慈孝名家封司理公有五子皆賢行而君爲長旣貴以宅讓諸弟營別圃蒔花藥風日晴美奉太公以宴游酒半君雅歌群弟和之其家風近未有也爲人和而莊不以才地少自崖異獨居雅不設杯杓見妻子亦無情容及其遇故舊引壺觴則歡哈竟日夜坐客或有沈頓者而君已曉起盥嗽讀書自若矣昔人所云醉而不亂者耶生平手抄

經史百餘卷爲文章取材於管子莊周諸書騷雅
尤其所長菊醉吟者蓋取以自况也君性嗜菊藝
數百本於所居之堂有感於秋風搖落草木變衰
故托諸墜露落英以寓其君子美人有懷不見之
意固非舖糟醲醢自詫爲醉吟先生已也君在同
里得薛文介爲之師而都諫章公正宸同爲方伯
之子弟文介沒君續其所修郡志都諫肥遯不知
所終君於晚歲杜門著述所與相切劘者天童其
季弟也艾仲可其故人也薛五玉鄭維馨其後輩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十六

也天童死君輯兄弟間往還唱和之文而哭之見
者亦爲感慟仲可年八十餘矣於書無所不記憶
君每見必以經史相問難臨沒而意猶不衰維馨
則和君菊醉吟至百首者嘗從蕭山歸君喜曰吾
久不見鄭生盍相從我飲乎是夜談笑傾盡漏下
五十刻客數起復留已而君隱几軒臥始散去質
明遽聞君卒薛君傳其事比之於羽化蠅蛻余以
爲君之讀書求友於道有得其視斯世斯身死生
興廢猶夫酒之醉醒花之開落也豈不然歟余之

從黃先生游也竊嘗記其遺事一二先生好易而
尤工楚詞居長安食不能具一肉酒酣間出於圍
棋書画以自愉快受詔進經義於承華宮援据詳
洽篇帙甚富入其室見床頭有廢篋敗紙不知先
生所攷訂何書也予杖下詔獄萬死南還余與馮
司馬遇之唐棲舟中出所註易讀之十指困拷掠
血滲漉楮墨間余兩人睜眦歎服不敢復出一語
相勞苦以彼其所學死生患難豈足以動其中哉
今以天愚山人之事合而觀之有裕於進退無忝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十七

於君親全身名保門戶則以君之地非先生之地
也篤志於友朋跌宕於文史輕富貴齊得喪則是
君之心猶先生之心也若天愚者可以爲先生之
徒矣君娶葉孺人爲懷慶參軍之女子四得昌晉
昌景昌諤昌也得昌以貢需次銓補而弟皆諸生
所娶皆名族諸孫十有四人孫女九人曾孫二人
君卒於康熙紀元丙午十二月之十六日土距其
生戊戌三月二十二日爲年六十有九墓在城西
回向寺之南將以某年月葬其過余乞銘者則景

昌也余讀宋文憲所作謝翱臯子羽傳稱其攜酒上
嚴陵釣臺酌平生知己再拜慟哭以竹如意擊石
作楚歌歌闕竹石俱碎翱能爲詩古文詞所與從
亦在汀漳虔吉之間又嘗過蛟門登候濤山卽今
定海勝處何其與天愚山人行事適相類也翱之
死有方瀛吳思齊者收拾其遺文今天愚諸子方
顯重非臯羽落魄無家所得而比然同時如艾
仲可諸君者以詩文節槩相爲友居然隱者之風
浙東固多君子乎余故牽連書之不徒以紀黃先

生也其銘曰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十八

於此有禮器焉玉者圭瓚木者犧尊以饗以祀旨
酒旣盛彼焚崑岡瓏竽以傾此置中衢山壘是存
酌我濁醪混跡忘形青黃雲雷隱見龍文麟也紱
之菊也擷之以續遺經以補亡詩洵君子兮如之
何其勿思也

朱昭芑墓誌銘

嗚呼史學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兵火散亂書卷殘闕間留一二碩儒將以紹明絕學天必欲困若之挫抑之甚至天闕其年俾所著書勿就若吾舅氏朱昭芑可不爲之深痛乎君諱明鎬昭芑其字吳郡之太倉人曾祖諱頤祖諱鳳韶父諱廷璋於余外王父爲從兄弟以武科領叅游借職君生而穎異十七補諸生與余兄志衍游性彊記天資絕人吾師張西銘友人張受先讀其文願與交兩公之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十九

友滿天下顧推服爲第一君之名日益重羔雁盈其門嘗偕侯廣成先生游江右爲葉公大木之粵東其他卽交書走幣非所好弗屑就爲制舉藝極工三試鎖院已收矣復落會世變遂棄去與西銘門人周子俶齊名發憤攻古學世所稱朱周者也君每讀一書手自勘讐朱黃鈎貫上自年經月緯政因事革下至於方言物考音義章句無不通以訓故參以稗家擴撫補綴穿窬疑定紕繆絲分縷析而後止長身脩偉負意氣好持論恢奇多聞上

下千百年若指諸掌聽者驚悚莫敢奪於國事雅
有論述藏弄不以示人馬遷班范三史攷覈尚未
竟魏晉以降貫穿詳洽所著唯書史異同新舊異
同二書先成其餘日鈔月撮曰史典曰史幾曰史
略曰史風曰史游曰史嘉曰史芸曰史異曰史最
曰史俳曰史鑿曰史粲曰史糾十有三種史糾特
爲可傳其論三國也謂陳壽有四闕不誌曆學不
傳列女不搜高士不採家乘在史法宜增其論南
北朝也謂蜀魏吳晉之志入於宋書梁陳齊周之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二十

志入於隋書在史法宜改於唐書則歐陽主紀志
及表宋主列傳一書之內矛盾異同宋仁宗命裴
煜等五臣從容較勘不聞一言之釐正故修唐書
者其病在分於宋史則孝宗本紀編年記事前後
乖錯最爲不倫諸臣列傳詮次繆亂凡有七失蓋
元順帝求成書之速不三年而宋遼金三史告竣
皆仰成於脫脫之手故修宋史者其病在易君之
舉正辨駁皆此類也君事親孝家貧資束脯奉母
撫幼弟以成立與人交推誠任素不侵然諾有古

人之風自兩張繼沒志衍死事廣成一門屠酷君以窮諸生庀死喪支門戶傾身爲之弗恤曹偶雜坐歌呼諧噓初不以方雅自高遇義所不可則正色譙讓質責其非雖豪右貴人無所鯁避蓋君天性彊直斥臧否厚氣類始終不變所守晚節浮湛俗間推移玩物聊以耗壯心而消盛氣世或以疏通目之未爲知君者矣居身清苦刻立其之江右也以試事請者齎數百金叱之去吳備兵使者鈎致之幕府中不肯干以私所居席門環堵卒之日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二十一

其師吳魯岡友張無近門人王周臣醵錢始克以歛會弔者車數十乘皆知名士余與子俶哭之極哀屈指二十餘年知交漸滅唯君及吾等爲三人每酒闌燈炮君輒悲余之遇而傷子俶之貧俯仰盛衰未嘗不咨嗟太息而不謂君又如此也君生於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壬辰三月八日年四十有六配曹氏婉順有婦德先於君二十餘日無疾而逝年四十有三君之病也會曹之喪驚而哀遂以不治子四讜詒詒女一讜將以某月某

日葬君於故里之某阡當君之未亡也詔書舉山
林隱逸學官以其名聞君辭以書曰唐有李渤陽
城宋有種放常秩元有葉李劉因六人之賢否不
同要必有奇才異能足當國家異數某何所長敢
與斯典君爲人執忠孝持名節絕意仕進以死自
守此卽其生平大指已要君之所處卷懷自得天
實縱以讀書論史之年可以無死而不料一病以
沒君沒未兩月余之困苦迺百倍於君君平昔所
以憂余者至今日始驗憤懣不自聊乃致抱屢憂
之疾其不與君同游者幾何而猶執筆以誌君之
墓嗚呼君旣死誰復有知余者乎不覺噉然以哭
爲之銘曰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二十二

嗟妖夢何明徵帝錫符會於辰誅蕩蕩開天門從
羽旄紛上征後良史資博聞生正直爲明神刻茲

石告子孫

永宋下味賦常赫天亦舞香騰因於人之寶香不
林烈賦學曾以其高聞操絕則君自盡亦余此則
日華昏然故里以某刊當臥又未其悲也

鄭孝子青山墓誌銘

孝子鄭姓諱之洪字青山吳郡人卒年四十有六再娶於顧繼室孝婦顧氏後君一年以沒同葬於長洲縣之武丘鄉其爲孝子與孝婦以何徵曰孝子之父保御三山君諱欽論實名之而信也傳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孝子有此三者故全也今鄭仲子之喪保御年七十餘矣惻惻然爲其子承衾焉下紼焉旣封而命其孫櫛以反虞來哭若死者有知拊心躑躅將無以卽安地下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二十三

矣於孝乎何有曰孝子之不克終其養天也緣孝子之心知其無所不盡緣孝子之父之心知其子之無所不盡也從而名之以孝所以慰其父而通乎孝子之窮通乎孝子之窮奈何保御之言曰吾仲子之事我也屏氣而愉色視下而應唯寢處則扶以侍非吾遠出未嘗宿於內也夙興爛湯實卮敬進飲已視沃盥吾飯亦飯齋亦齋吾止飲亦止飲其視吾疾藥必嘗衣不解帶母沒執喪致毀事後母如所生兄亡以其子子之遇寡嫂惟謹詩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仲子有焉顧著姓也孝婦婉
懋莊敬既饋而中外交賀通詩書工箴管無違色
無諍言無私蓄酒漿必潔溫清以時妯娌稱其睦
也僕御稱其仁也詩曰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孝婦
有焉嗚呼保御之稱其子者盡於此乎余於鄭中
表也悉其內行知仲子之孝在乎保御之爲善而
先意承志之爲大也保御爲善奈何曰鄭氏之以
術療人不收其直數十年矣里中食無糜者喪無
槨者禍患之橐籥流離之句資精廬塔廟之營齋
利生老人傾囊倒屣設法勸分拮据然盡氣極力
唯日不足而秉家之成外則仲子內則孝婦有無
匱乏唯恐傷於心而逆於耳黽勉搢拄以助之施
故保御無百畝之產而常具十人之饌雖輻輳旁
午苦身爲物而客過輒從容一笑爲樂仲子則終
日蹙然懼其親之勞而欲以身分之也吾吳徐宮
詹勿齋楊孝廉維斗致命之後子孫朝夕不給保
御以已女女維斗次子以仲子之女女勿齋孫頌
身收卹勿吝保御開敏習於名義而仲子則真淳

悃悃體親之心惡人之難當饑忘食泣下沾膺傷
觀或以爲迂且怪而不知其天性至誠爲不可及
也已鄭氏自唐宋來世有清德吾同年士敬爲保
御再從弟相與立祠堂置講舍脩復其祖所南先
生之家法余每過其地羨兩君各有壯子持門戶
得以餘年偕隱太息久之未幾士敬之少子之鑑
卒其年秋仲子又卒嗚呼今天下爲善者懼矣彼
夫恣睢缺薄者之富貴長子孫而行德於鄉死喪
之間狎至卽天道將何勸焉豈仲子平生弔災恤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二十五

患徬徨隱惻其夙命實近而不覺逡巡感損歎抑
其夫婦聞道有得臨終正定嗟世人之怛化而遽
反其真歟若夫所南之心史堙沒於重淵絕地之
中三百年而後出其高風灑氣旁礴太虛不屑其
子孫以塵滓乎混濁君乃蟬蛻而從之游也然則
仲子之死賢於生也多已又復奚憾乎爲之銘曰
君家三杏與君同齒君生亦生君死亦死人之云
亡木猶如此山之崖水之涘墳三尺歸然峙刻日
月自今始爲義門爲孝子其留以俟後之良史矣

邵山人僧彌墓誌銘

嗚呼此吾故友長洲邵山人僧彌之墓僧彌之卒以某年月其葬也以某年月卽其年以狀來乞銘則其長子豫也余諾其請且十年遭亂奔竄失其所爲狀聞僧彌亡後家益貧流離轉徙訪求之弗得有僧道開者從僧彌受書画者也今年春遇於嘉禾問之曰豫客授步歸渡所過河遇風船覆溺死矣僧彌有幼子曰觀一足不良於行今出家於玄墓余聞之哭失聲無何道開亦死余以仲冬鍵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二十六

戶讀書有跛僧者蹶躄而來曰吾邵山人僧彌之幼子觀也視其貌良是坐與語口嚅淚噎不能詳十猶得二三云君諱彌僧彌其字清羸頎秀好學多才藝於詩宗陶韋於画仿宋元於草書出入大小米而楷法逼虞褚稱絕工平生揮灑小幀尺幅人皆藏弄以爲重或購之累數十金而君用以搜金石訪蝓螭及圖章玩好諸物此外蕭然無辨題所居曰頤堂置一榻其中以藥爐茗具自娛性舒緩有潔癖整拂巾屐經營几硯皆人世所不意而

君爲之煩數織悉僮僕患苦妻子竊罵終其身不
爲改賓客到門罄欵雅步移時始出與人飲不半
升頽然就睡雖坐有重客弗顧中年得下消疾覽
方書多拘忌和揉燥濕飲啖多寡不能適其中以
此益困殆其迂僻如此君受業於牧齋錢先生同
里若文文肅姚文毅雅所推許居恒於人材消長
之故搯學抵掌慷慨極論及與余遇旣憊且衰矣
嘗共登雞籠山東望皖楚憂生傷亂泣下沾襟余
迺知君非迂僻者也於戲道開死無有識君之遺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二十七

事者矣君之相知莫過於余乃君旣死且葬遲之
十年之久其詩文書畫已零落殆盡而孤雛赤脚
盤跚藍縷余傷心靈痛追憶其生平之一二以誌
之者蓋不忍負君并不忍負君之子豫也銘曰
文字禪書画史其死也不死其有子也無子嗚呼
僧彌而止於此

長藤懸旅飄飄坐石重春兼贈中平詩不似
爲竟客陸門啓
香爲云歎難辨淡齋對惠苦吏子

穆苑先墓誌銘

嗚呼余尚忍銘我友苑先哉自余生十一始識君
居同巷學同師出必偕宴必共如是者五十年君
今舍我以去余之行事將誰咨衷懷將誰訴憂愁
疾苦將誰與慰解異同闕失將誰與彌縫乎君爲
先大夫執經弟子余兄弟三人君所以爲之者無
有不盡余雖交滿天下其相知莫如君君之愛我
念我嘗恐其顛連磨耗一旦不能久存而不虞君
之先我亡也君亡之一日猶徒步訪余余適有百
里行欲拉君與俱不果比聞君問亟歸而已不復
見矣余尚忍執筆銘君墓哉君姓穆氏諱雲桂苑
先其字也自其大父雲谷先生善醫好修鍊吐納
術年八十餘乃終里中稱爲長者子三人君之父
山谷其仲子也山谷與兄子少谷傳其祖父業而
君習制舉義爲諸生有名君初娶陸氏生一男殤
繼室以徐氏能勤苦佐君君貧士庭戶灑掃治壺
殮觴客終其身自奉甚適者則內助力也然君竟
無子少谷諸孫濟濟而君僅同產一庶弟濟若弟

事兄猶父君撫弟之子如已出居嘗與余語初不以無子爲憂其內行可記者若此余之初就君齋讀書也有同時游處者四人志衍純祐爲兄弟魯岡與之共事其輩行差少皆吳氏余宗也鄰舍生孫令修亦與焉自午未後十餘年余與四人者先後成進士而吾師張西銘先生方以復社傾東南君進而從之游先生之幼弟曰救菴其遇君特厚同社中推朱子昭芑周子子叔皆與君交極深此吾黨友朋聚會之大畧也君自少能文章有大志

梅村集三

四
墓誌銘
二十九

吾兩人以兒童時並驅齊名旣同補諸生而媿先一第君之負氣屈強未肯讓余余亦事必推君刻意用科目相期過於諸同人遠甚及余還自京師君進取之意落然等輩皆貴耻復與後生相角逐摧撞息機一以寓之於酒余時見君引滿輒用友道相規君之自傷連蹇不得已而寄此者未嘗不感余厚意余亦爲咨嗟惋惜不復言然君雖不遇吾等已仕六七人者處於社局黨論之中日紛糾於不可解惟君性質識度以和平安雅爲長察機

宜中肯綮諸公往往從而決策與人交好推揚其能掩覆所短其或兩家齟齬則緩頰排解之是以西銘數老成士必首苑先志衍用意氣結客昭芑子俶多在坐方辨論蠡湧得苑先一言折衷則人自失也令修官閩中君過建溪以送之因留啜荔枝商所以爲治甌寧之政遂爲八閩最余叨貳陪雍君來訪雞籠講舍流連浹旬恣探冶城諸名勝與其賢者相結而後歸無何亂離大作吾等諸人皆引去謀與君偕隱海濱已而救菴驟顯救菴

梅村集三四

墓誌銘
三十

由睦之桐廬令入爲給諫君爲之上嚴灘者三過京師者再得以盡交浙東河北諸長者救菴慝直好言事君引禍福與之爭卽逆耳無少避諸公聞之皆曰穆君黃門之益友也晚而從純祐於汝南之確山純祐仕宦失志所守又山城殘破本不足以屈知已君特徇窮交之請雖至顛踣道塗無所恨然亦自此東歸不復出矣君平生篤於師友忠於故舊周旋於患難死生屈指三四十年来爲弟子則哭西銘爲故人則哭志衍已又哭我昭芑志

衍宦西川百口屠滅昭芑坎壈一生旣高隱而遺
書零落故尤爲之加慟當令修之流離國難也塗
炭南還親朋幾絕君握手迎勞流涕而問所苦
所以具洗沐餽衣糧者殷勤甚備救菴從右司諫
改官甫還家而急徵遽至君於倉卒中策蹇先期
北發傾身營護幾爲宵人所禍旣免口不欲自言
其勞知交以此重之君爲人豐頤彊飯腰腹甚寬
寡思慮節嗜欲無室家塵俗之累安居養生法不
止於中壽惟其歸自京師與汝南也一以禪誦參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三十一

學爲事燕樂歡笑屢不與與亦對酒不飲有彊之
者過數醖頽然就睡親舊或以爲憂其沒也從所
善學佛慈公浴於福城精舍引襪失衣輿歸遂不
復言無子而貧救菴經紀其喪始克殮少谷扶弟
之子信炷委哀就位赴者皆長慟失聲嗟乎君早
歲不得志於身名實藉二三友朋以自振旣垂老
而所知益落魯岡失明余與純祐令修日窮困而
子叔屢上不第君每追溯往事相與閔默者久之
然則君之讀書不效而逃於酒飲酒不樂而又逃

於禪惘惘失意以至於此者則吾等之故也豈不
痛哉嗚呼余又何忍弗銘爲之銘曰
山也不可無雲士也不可無名我思伊人東海儒
生或游燕而去甌越或適蔡而過汝墳從容談笑
急難解紛爲魯仲連爲樓君卿噫嘻後千百年兮
庶斯義之不泯視我刻文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三十二

山此不可無雲士此不可無名我思伊人東海儒
生或游燕而去甌越或適蔡而過汝墳從容談笑
急難解紛余又何忍弗銘爲之銘曰
閱默者久之
然輒酬酬夫意以至然此清曠音韻之遊也豈不

吳郡唐君合葬墓誌銘

吾郡以孝謹世其家者曰唐氏其先出自荆南宋
叅知政事質肅公介四世而子孫渡江僑居吳是
謂授書郎裕文公自裕文下十有七世海虞牧齋
錢先生所誌晉陽唐君聚升墓諱映奎則君之父
也由聚升而上累世修儒術聚升早孤能以科舉
業教其二子而君居長君諱景錢字時若別字容
齋與其弟默齋相友愛偕君之子堯勳三人者皆
諸生予讀海虞之文固已心儀其爲人且曰吾郡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三十三

之葬其親者好竊公孤名氏以爲重唐君獨知牧
齋爲可傳斯之爲好文抑亦足爲孝矣今年春堯
勳哀服踏門來謁默齋尤助之請曰吾兄之乞銘
先墓也將以圖不朽今者吾兄又亡矣微先生孰
宜銘余遜謝不獲乃據堯勳自爲狀序而銘之
序曰君初治經爲應舉學自以往代名賢後無以
光耀前人之爲乃益攻苦於所習其制藝頗爲里
中宿儒所稱許旣再試鎖院被放而又遭母喪會
主師下吳郡旣定而湖寇大作老幼爭避匿君不

可其父勸之走君號頓匍匐謂弟曰父往不可
莫之侍也母殯不可莫之守也行矣我必死於此
無何寇至投以刃不中中庭柱刃碎於木寇執其
鐔不能擊愕然阻乃舍之去禮人子居喪殯必用
車車必有紼所以備火災戒不虞也其祭也謂之
越紼而行事夫祭尚謂之越紼可以樞在堂而不
守乎火災尚備而况於兵乎古者三月葬無所用
遭兵之禮然謹而防之如此若唐君者斯可謂之
知禮矣當是時部使者有徵令於吳中有司上富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三十四

人籍以典織作而君之父貲不中格年老矣名乃
在選中私憂之不知所出君奮曰 朝廷自發金
錢予服官特以勞使民戶苟吏不乾沒工不惰窳
而我出私財以彌縫其闕則事亦易辦耳於是辭
其父常以身繇部中賦事獻功寧勤弗怠如是者
五六年始遇 恩詔以免等輩大抵破家矣而君
不困君天性精密旣棄其經生言則彊本節用大
修其先業間出於廢舉以相濟太公得以擊鮮奏
酒佚樂而終君蚤作夜興攻苦喫淡具酒食以會

里黨推貲財以恤親知嘗以默齋性簡易不甚治
生產曰一家之中有無必共幸處羸餘而可以弗
吾告乎平居不苟訾笑從昆弟親戚飲則歡怡竟
日愛其子教督之爲延經師禮事之惟謹其爲人
如此君元配黃孺人事舅姑以孝治家以勤知詩
書備婦德生子而年不永繼室以鄒氏今在養君
疾革而勅其子於喪葬所以處二母者得禮之中
焉君沒康熙七年秋距其生乙卯也年五十有四
黃孺人同年生先於君三十年卒一子卽堯勳黃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三十五

孺人出也娶鄭太學泰裕君之女君女二長許字
于華爲進士扶翮公之子次尚幼堯勳以庚戌閏
二月之九日合葬君夫婦於友字圩之舊阡從遺
命弗他卜也堯勳尚未免君之喪而其於母也生
穉祿而見背故哭踊加哀葬之日行道聞而悲之
余雖未獲識君而默齋之來速銘也口述君之聲
歎語笑若可得其髣髴非其生平相愛不及此嗚
呼觀君於兄弟父子之間則躬行孝謹亦可得而

推矣法當銘銘曰

有宋直臣曰維子方溯彼初授政最平江南渡建
炎詔求其後道斷不達除官未授載觀家傳廼遷
此邦譜則備矣史應失詳孝謹傳家儒生奇節苦
由弗離格于金鐵長憂兵火少事詩書用其萬一
力田廢居好軸其休徵令以息小試治家有治有
則何有何無相贈相救維兄及弟自親逮舊係有
今德質諸先公胡不中壽有子亢宗山隴水旋若
堂若斧同穴茲丘爰告終古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三十六

此碑刻有文字，因年代久遠，部分文字模糊不清，但可辨認出「梅村集」等字樣。

太學張君季繁墓誌銘

張君諱介祉字季繁吳之長洲人曾大父建旌大父元善兩世皆諸生父宗文有六子其四出元配龔氏君其季也甫十五而孤養寡母以孝恭事伯兄惟謹仲兄有子而沒叔天且無後君所以撫孤姪調婆嫂甚備友愛兩弟無間言年三十始入太學歸而大治先人之丘隴母亡合而祔之送車致百乘里人以爲榮中年教諸子以發名成業晚乃自營一坏於湖山之間召所親置飲登高望震澤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二十七

喟然歎曰吾起孤僮竊不意自立而今將老於此死不恨矣君長身豐下恢啁善談笑余衰憊始識君君嘗期余以山梅大放時過其冢舍作信宿留余逡巡不果遽聞君以病沒君之子請以墓中之石累余余不忍辭也君天性善治生居家好置重堂複屋收陂渠邸閣之利雖累積纖微以漸致贏餘費用旣饒間出於濶達變化以自衛處通都之中瞻宗族賑里閭交諸侯結賓客雍容而修豪長者之行語曰人富而禮義附君之謂也當明乎嘗

捐困粟以大償貧民之不能漕者所全濟甚衆在本朝之初關吏以軍興法除馳道用君爲植旣罷而服官之領織作者又從而檄之君之屬役賦丈頒廩獻功盛爲當事所嘉歎此二者君緣不得已而從事故弗欲自言其勞特以紀邦役則亦行之大者余獨謂君治田一事尤可書夫吾郡之田其賦額古未有也近又加以徵令急而民之不能應者出倍稱之息以貴貸甚且下其直以請諸佃作者粟未登而租耗其七八比入則又糞土棄之惟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三十八

恐不及於期會蓋有田之患若此吳民數百萬戶大抵皆破矣而君獨以田起家先是君之起家也穀騰踊催比亦不至於甚苛其後也緩者亟貴者賤公私兩被誦而君優裕自如聞一令下則必變其術以相措拄嘗告於衆曰古設田以養人今設人以養田吾取百畝爲之率備三十金以預滋其潤卽田不害矣是言也策未有善於此者也然惟君乃能行之余輒思其故君之產率上腴又能起廬落給牛種以勸耕其輸於官也不待取諸耕而

後足每先期趨令雖有里胥邑猾失所挾持以索無名之錢逮夫租登場而君高其廩庾嘗候時而擇利初不緣縣官之緩急爲棄取此三者中家以下所共知也而妄冀效君則不能然後知田非不足困君君之貲與其術自不至爲田所困有司者猥欲人人趣辦如君舉而槩之不亦惑乎周官之首曰本富漢法之善曰重農今誠能準古制以大寬民租徐擇其孝弟力田者錄之以官著在令甲庶幾吳民知勸彊力而急公上不獨君一家已也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三十九

余於誌君墓舉之爲斯世告焉君娶陳氏而賢有五子以諸生祖訓爲長次起鵬艾震維同母弟也先後入太學庶出夢麟者最幼君有四女孫七人孫女十三人君諸子進止儒雅文采皆可觀其入太學者仲與季且駸駸嚮用中外清整所婚嫁皆名族君生己酉六月之三日卒庚戌十月之十三日遺言以踰月葬禮也諸子遵而行之墓在彈山之麓具區之濬去鄧尉先隴不五里吳人之俗歲於山中採梅信傾城出游張氏兩墓深淺皆直其

勝君之葬也余越疆而弔見墓門有垂垂欲發者其親串故人酌酒花下而後去嗟乎古今論人不同一曰勞生一曰達生君之自壯逮老其生也可以謂之勞矣營生曠作終制若是乎高人曠士之所爲何哉余讀喪禮子思子之言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惟君之生計足喪具備早營高燥而勅其子以氣絕便歛歛訖便葬皆出自生平精彊心計之餘習豈追慕昔賢之佚事而爲之者乎然君於書傳頗能涉獵其大略與人交撫掌歡譁坦易無它腸此亦於道爲近未可見其搢搢然役役然謂與古之放達者無一端之合也余自笑足以知君可以銘銘曰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四十一

有嚙者山有瀾者水歲直降婁月躔星紀彼墓大夫指說妙理早寧體魄後必大起主人康強笑而聊唯爾言果徵予不畏死噫嘻古有輕人不貴之軀以自驗其術者乎吾知君之卽安於此也請以俟而攻諸筮史

